

史

載

乾

印

史鑑目錄
卷之一

君道第一 聖君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高辛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周文王

武王

君道第二 賢君

商太甲

太戊

盤庚

高宗

周成王

康王

宣王

漢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光武

明帝

章帝

昭烈帝

唐高祖

太宗

玄宗

憲帝

武宗

宋太祖

太宗

同治

光緒

宣統

卷之二

君道第三 中庸

真宗	仁宗	英宗	孝宗	元太祖
太宗	憲宗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明宗	文宗
周昭王	穆王	平王	威烈王	秦二世
漢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魏明帝	晉惠帝	懷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文帝	武帝	安帝	宋文帝
武帝	廢帝	明帝	齊武帝	廢帝

卷之三

君道第四 亡國

梁文帝	元帝	敬帝	陳文帝	代宗
唐高宗	中宗	睿宗	肅宗	宣宗
德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後周世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後唐明宗	光宗
宋神宗	哲宗	徽宗	高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周赧王	秦子嬰	漢孺子嬰	漢獻帝	蜀後主
魏元帝	晉愍帝	恭帝	宋順帝	梁敬帝
陳後主	隋煬帝	唐哀帝	後唐潞王	後晉出帝
後漢隱帝	後周恭帝	宋欽帝	宋少帝	元順帝

君道第五 暴虐

夏桀

商紂

周厲王

幽王

秦始皇

君道第六 篡逆

魏文帝

晉武帝

宋武帝

齊高祖

梁武帝

陳武帝

隋文帝

後梁太祖

後唐莊宗

後晉高祖

後漢高祖

後周太祖

卷之四

臣道第一 列國

吳

魯

衛

晉

曹

鄭

蔡

燕

畢

邲

霍

祝

蒯

焦

杞

陳

宋

齊

趙

魏

韓

楚

秦

項

吳

孫

臣道第二 聖賢

孔子

顏回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曾參

孔伋

孟軻

周惇頥

邵雍

張載

司馬光

程顥

程頤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呂大臨

胡安國

張栻

呂太鈞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尹焞

侯仲良

蔡元定

黃榦

蔡沉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輔廣

劉子澄

許衡

吳澄

卷之五

臣道第三 賢臣

風后 力牧 大撓 容成 隸首

伶倫 榮援 句芒 尊收 玄冥

句龍 祝融 南正仲 北正黎 羲和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伯奮

仲堪 叔猷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蒼野 賁凱 梅敷

大臨 龍降 庭堅 容 叔達

后稷 契 皇陶 夔 垂

龍 伯益 伯夷 傳說 微子

箕子 周公 管仲 孤偃 范武子

季札 伍員 叔向 子產 晏平仲

華元 蒯相如 魯連 蕭何 曹參

張良 酈食其 陸賈 婁敬 叔孫通

賈誼 晁錯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賈山 鄒陽 枚乘 陳平 蘇武

董仲舒 卜式 晁寬 張騫 終軍

東方朔 霍光 金日磾

卷之六

臣道第四 賢臣

張安世 杜延平 龔勝 龔舍 常賢

魏相 丙吉 司馬相如 司馬遷 王褒

夏侯勝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遵 倚不疑 于定國 疏廣 疏受

卷之七

臣道第五 賢臣

蓋寬饒	黃霸	龔遂	張望之	何並
匡衡	薛宣	朱博	翟方進	何武
王嘉	召信臣	申公	文翁	直不疑
主父偃	石建	石慶	王成	鄭弘
梁丘賀	嚴彭祖	尹更始	楊雄	劉向
				伏湛
卓茂	郭伋	張堪	劉昆	郭賀
宋均	廉范	朱輔	陳寵	第五倫
馬康	常處	楊終	宋弘	杜詩
魯恭	朱暉	班彪	樊准	仲長統
楊震	朱安	黃瓊	李固	杜喬

卷之八

臣道第六 賢臣

王龔	荀淑	陳寔	鍾皓	陳宜
崔寔	劉寵	楊秉	黃憲	劉寬
竇武	陳蕃	李膺	郭泰	范滂
張儉	八俊	八顧	八及	八厨
史弼	賈彪	曹鸞	桓典	張綱
蔣詭	龐統			
孟昶	仁統	王導	祖逖	劉琨
溫嶠	庾亮	卞壺	謝安	殷浩
長孫無忌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褚遂良	蕭瑀	溫彥博	虞世南	祖孝孫

皇得參 張玄素 岑文本 馬周

姚思廉 李玄道 蔡允恭 薛元敬 顏相時

蘇勗 于志寧 蘇世長 李守素 陸德明

孔穎達 盖文述 薛收 魏元忠 狄仁傑

張柬之 崔玄齡 敬暉 桓彥範 袁恕已

李多祚 婁師德 姚 宋璟 韓休

卷之九

臣道第七 賢臣

張九齡 楊綰 常袞 崔祐甫 陸贄

陽城 杜黃裳 武元衡 裴度 韓愈

李絳 裴均 李德裕 李絳 范質

王溥 魏仁溥 趙普 呂蒙正 張齊賢

呂端 李勣 王化基 蘇易簡 賈黃

姚 李沆 旦 寇準 畢士安

向敏中 張詠 楊億 錢若水 种放

王會 呂夷簡 李迪 張知白 龐籍

晏殊 杜衍 魯宗道 范仲淹 蔡齊

丁度 宋庠 章得象 孫奭 孔道輔

包拯 曾公亮

卷之十

臣道第八 賢臣

韓琦 富弼 文彥博 歐陽脩 蘇洵

司馬光 呂誨 范鎮 吳奎 唐介 趙抃

王安國 呂公著 呂大防 范純仁 劉安世

傳堯俞 劉摯 王存 韓維 蘇軾

蘇轍 范祖禹 陳瓘 江公望 鄒浩

龔夬 豐稷 張舜民 楊時 胡銓

陳康伯 陳俊卿 虞允文 黃中 王十朋

龔茂良 蕭燧 謝諤 周必大 留正

高邲 趙汝愚 章穎 黃裳 彭龜年

陳傅良 楊萬里 王巖叟等元祐黨四十六人

任伯雨等以論訛罪十四人 魏了翁

趙汝愚等偽學黨籍五十九人真德秀

卷之十一

臣道第九 賢臣

耶律楚材 楊惟中 趙復 月乃台 李俊民

安童 蕭希憲 史天澤 董文炳 姚樞

許衡 竇默 王磐 王鶚 商挺

劉秉忠 劉因 郝經 完澤土 哈刺哈孫

程鉅夫 趙孟頫 阿沙不花 和尙玉耳 姚燧

張養浩 李孟 張珪 察罕 鄧文原

郭貫 劉賡 元明善 拜住 敬儀

虞集 脫脫 太平 星吉 廉惠山

馬祖常 夔夔 黃潛 歐陽玄 張起巖

許有壬 宋本 李好文 揭傒斯 吳當 張翥

卷之十二

臣道第十 武臣

伊尹 太公 孫武 范蠡 田穰苴

孫臏

吳起

樂毅

田單

趙奢

廉頗

李牧

白起

王翦

蒙恬

韓信

周勃

王陵

樊噲

周亞夫

韓安國

李廣

衛青

霍去病

李陵

趙充國

辛慶忌

傅介子

陳湯

馮奉世

班超

鄧禹

寇恂

馮異

賈復

卷之十三

臣道第十一

武臣

吳漢

岑彭

耿弇

耿恭

王霸

臧宮

馬武

馬援

祭遵

竇憲

虞詡

皇甫規

皇甫嵩

張儉

白馬

鄧艾

閔羽

張飛

龐參

嚴

朱雋

徐晃

李典

諸葛亮

魏延

周瑜

魯肅

呂蒙

陸遜

陸抗

羊祜

杜預

王濬

馬隆

周處

陶侃

周訪

卷之十四

臣道第十二

武臣

謝玄

王猛

檀道濟

王鎮惡

常璩

崔浩

慕容恪

王僧辨

于謹

常孝寬

斛律光

長孫晟

楊素

宇文憲

韓擒虎

賀若弼

史萬歲

李孝恭

李靖

李勣

尉遲恭

蘇定方

薛仁貴

裴行儉

唐休璟

張仁原

王峻

郭元振

王忠嗣

郭子儀

李光弼 李抱真 馬燧

卷之十五

臣道第十三 武臣

李晟 李愬 渾瑊 王彥章 郭崇韜

石守信 王審琦 高懷德 張令鐸 張光翰

趙彥微 王全贊 劉光義 米信 杜彥圭

崔彥進 田重進 王仁瞻 董遵晦 沈義綸

潘美 党進 石熙載 楊業 曹斌

郭進 曹瑋 韓琦 范仲淹 狄青

李綱 宗澤 姚仲平 張浚 趙鼎

劉錡 韓世忠 張俊 岳飛 吳玠

董俊 嚴實 木華黎 伯顏 阿朮

阿里海牙 紐璘 李恒 張弘範 察罕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 王英

卷之十六

臣道第十四 文臣

梁丘賀 伏生 夏侯勝 歐陽生 夏侯建

黃霸 孔安國 申公 轅固 毛萇

石蒼 韓嬰 常賢 匡衡 穆生

白公 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 嚴彭祖

顏安樂 高堂生 戴勝 戴德 蕭望之

丁鴻 樓望 成封 桓郁 賈逵

班固 蔡邕 孔穎達 鄭眾 鄭玄

李耳 莊周 列禦寇 荀况 司馬遷

何遜	陶潛	張說	蘇頲	房玄齡
獻之	庾信	鮑照	張載	張協
謝朓	靈運	惠連	陰鑑	王羲之
陸機	陸雲	顏延之	稽康	謝安
杜預	范甯	沈約	阮籍	左思
應瑒	禰衡	王肅	何休	盧植
陳琳	劉楨	孔融	徐幹	阮禹
張芝	鍾繇	陳壽	曹植	王粲
蒼頡	史籀	史游	索靖	程邈
楊雄	范曄	董仲舒	賈誼	常孟
劉向	張衡	枚乘	蘇武	李陵
司馬相如	屈原	宋玉	王褒	杜子春

杜如晦	虞世南	褚遂良	魏徵	姚思廉
李玄道	蔡允恭	薛元敬	顏相時	蘇勗
于志寧	蘇世長	李守素	陸德明	蓋文達
許敬宗	薛收	王通	蕭子显	傅縡
曹延壽	楊炯	王勃	盧照隣	駱賓王
朱璟	陳伯玉	宋之問	沈佺期	杜審言
李嶠	崔融	李白	杜甫	王維
孟浩	岑參	高適	賈至	儲光羲
李頎	歐陽詢	柳公權	薛稷	李陽水
李邕	張旭	韓擇木	蔡有隣	智永
懷素	常應物	盧綸	李端	錢起
郎君胄	皇甫曾	司馬曙	戴倫	耿緯

祖詠 韓翃 皇甫冉 劉長卿 元結

苗發 韓愈 顏真卿 元稹 柳宗元

白居易 劉夢得 夏侯審 吉中孚 孟郊

張籍 王建 李翱 皇甫湜 李翰

盧仝 樊宗師 賈島 李商隱 杜牧

溫庭筠 許渾 穆脩 尹洙 歐陽脩

楊億 梅堯臣 蘇子美 米黻 蘇洵

王安石 曾鞏 蘇軾 蘇轍 黃庭堅

秦觀 陳無已 張耒 晁無咎 楊萬里

劉原甫 貢甫 蔡襄 歐陽守道 文天祥

劉辰翁 鄧仲父 龍仁夫 劉岳申 劉因

郝經 程鉅夫 王磐 竇默 姚樞

盧摯 姚燧 闕復 袁楠 元明善

郭貫 劉賡 鄧文原 趙孟頫 鮮于樞

夔夔 虞集 楊載 張起巖 李汭

馬祖常 李木魯 范梈 揭傒斯 許文益

黃潛 柳貫 劉詵 許有壬 宋本

李好文 陳祖仁 張翥 陳旅 吳當

薩都刺 敬儼 周伯琦 萬頌 辛敬

周頊 楊士弘 劉楚 劉未之

臣道第十五 高節 許由 伯夷 叔齊 段干木

巢父 許由 伯夷 叔齊 段干木

姜肱 周黨 王良 王成 徐推 陳蕃

魏桓

逢萌

梅福

管寧

華歆

陶潛

陳搏

林逋

臣道第十六 忠義

龍逢

比干

伍員

程嬰

公孫杵臼

豫讓

田橫

蘇武

龔勝

荀彧

嵇紹

卞壺

袁粲

沈攸之

顏杲卿

張巡

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顏真卿

段秀實

劉頴

劉純

劉韜

劉子羽

劉琨

李若水

呂好問

馬紳

張所一

吳給

吳鉞

朱夢說

徐仁

張叔夜

何桌

吳華

何彥慶

黃經

張克戩

賈直

楊邦乂

史抗

史錫

李洵

李觀

李熙靖

孫逢

陳邁

李觀

向子韶

郭求

郭仲遠

郭忠孝

文天祥

陸秀夫

張世傑

李庭芝

趙鼎發

李希

江萬里

謝枋得

江萬頃

余闕

李黼

福壽

秦不華

李齊

聶炳

周冕

周鑑

劉畊

孫信

李廉

龍元同

臣道第十七 剛直

任座

周舍

汲黯

蓋寬饒

朱雲

董宣

張綱

桓典

蘇章

韓歆

朱穆

鮑永

鮑恢

魏徵

韓休

宋璟

張九齡

陽城

陸贄

劉仁軌

權懷恩

楊德幹

柳渾

劉蕡

馬知節

姚坦之

卷之十七

臣道第十八 廉潔

楊震

羊續

時苗

褚瑤

鍾離意

吳隱之

范丹

趙仁軌

劉寵

裴度

竇禹鈞

范仲淹

恩拯

余靖

趙抃

賈黃中

臣道第十九 酷害

商鞅

李斯

張湯

趙禹

杜周

義縱

霍元禮

周興

來俊臣

萬國俊

吉頊

侯思止

王義弘

臣道第二十 諛佞

谷永

張禹

孔光

桓榮

胡廣

宇士及

江總

李吉甫

馮道

王欽若

丁謂

張士遜

陳堯叟

盧多遜

王隨

劉沆

韓絳

鄧綰

常秩

曾布

臣道第二十一 奸邪

曹棟

李林甫

楊國忠

盧杞

裴延齡

李宗閔

牛僧孺

李逢吉

王欽若

丁謂

王安石

王雱

蔡確

蔡京

蔡卞

章惇

邢恕

蔡攸

儵

儵

李彥

朱勔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熈

韓侂胄

史弥遠

賈似道

臣道第二十二 叛逆

卷之十八

臣道第二十三 五胡

徐偃王	彭越	陳豨	黠布	盧綰
王莽	董卓	王敦	蘇峻	桓溫
桓玄	侯景	安祿山	慶緒	史思明
朝義	李希烈	朱泚	僕固懷恩	吳元濟
黃巢	趙元昊	吳曦		

前趙

後趙

燕

南燕

北燕

秦

後秦

成

涼

南涼

北涼

西涼

夏

臣道第二十四 外蕃

元魏

北齊

後周

遼

金

西夏

交趾

高麗

臣道第二十五 僭偽

楚

夏

魏

秦

建

定楊

梁

涼

鄭

吳

楚

涼

漢

燕

宋

前蜀

後蜀

吳

南唐

吳越

閩

楚

南漢

北漢

荆南

臣道第二十六 夷狄

三苗

熏鬻

犬戎

冒頓

匈奴

突厥

突利

頡利

朱邪沙陀

契丹

臣道第二十七 外戚

齊桓

晉文

衛青

竇武

馬援

秀玄齡 魏徵 長孫無忌 郭子儀 曹彬已上外戚之賢者

申侯 呂祿產 上官傑 王莽 梁冀

竇憲 武三思 楊國忠 薄昭已上外戚之惡者

臣道第二十八中興

方叔 召虎 仲山甫 雲臺鄧禹等二十八將

郭子儀 李光弼 李晟 李綱 宗澤

張浚 韓世忠 李顯忠 劉錡 岳飛

臣道第二十九女禍

呂后 武后

卷之十九

巨道第三十奄宦

巷伯 寺人披 鄭衆 呂彊 李昇

馬存亮 楊復光 嚴遵業 張承業已上官人之良者

趙高 石顯 弘恭 單超 徐璜

具瑗 左悺 唐衡 王甫 曹節

張讓 段珪 趙忠 高力士 王毛仲

李輔國 魚朝恩 程元振 竇文場 霍仙鳴

吐突承璀 陳弘志 劉克明 蘇佐明 王守澄

仇士良 田令孜 楊復恭 劉季述 韓全暉

李訓 鄭注 童貫 梁師成已上官人之惡者

臣道第三十一黨禍

東漢黨錮一千餘人 元祐黨人五十人

子道第一

偽學黨人一百餘人

老萊子

閔損

仲由

曾參

蔡順

毛義

黃香

茅容

陸績

韓伯俞

丁蘭

趙咨

蔡邕

王祥

姜詩

孟宗

宋瓊

解叔謙

郭巨

董永

張禮

梁壽光

張士嚴

王脩

吳隱之

王裒

劉潛

劉孝忠

朱壽昌

顏文姜

顏烏

霍去病

陳思道

龐儉

查道復

卷之二十

第道第二

太伯

仲雍

伯夷

叔齊

成器

姜肱

孔融

張公藝

楊播

田真

田慶

田廣

趙老

房景伯

李知本

崔躡

王覽

岑文本

杜衍

司馬光

范純仁

徐承珪

樊景温

梁恕明

友道第三

管仲

鮑叔

陳重

雷義

程嬰

公孫杵臼

季札

王吉

賈禹

蕭育

朱博

范巨卿

張元伯

寇恂

賈復

廉頗

藺相如

張詠

寇準

柳宗元

劉蕡

右道第四

有熊右

虞右

塗山右

簡狄

姜嫄

有豎氏

太姜

大任

太姒

姜右

陰右

馬右

鄧右

長孫右

高右

謝后 已上賢后

姝喜

姮已

褒姒

呂氏

王氏

楊氏

武氏

常氏 已上執后

母道第五

王孫賈母

孟母

叔向母

范獻子母

公父文伯母

田稷母

孫叔敖母

王陵母

范滂母

孔融母

陶侃母

雋不疑母

陳嬰母

嚴延年母

盧潭母

鄭果母

董昌齡母

婦道第六

善諫於夫者二十餘人

文學一人

義順十一人

善親七人

貞節六十一人

貞烈三人

孝烈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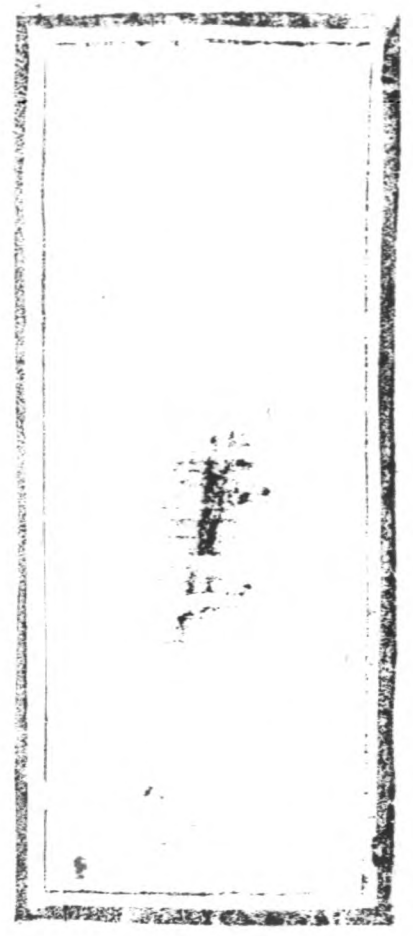
純孝九人

貞潔十一人

外道

佛氏

老氏



文獻卷之一

文淵閣脩書總裁奉議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案察司僉事晏瑩編

松塢門

人京兆劉刻校

翠巖後

人京兆劉文壽刊

君道第一 聖君

天開困敦陰陽肇判而分歲起攝提人物無爲而化巢櫓穴土
飲血茹毛人蘊五刑之秀生爲萬物之靈爲上聖爲大賢經綸
天地之未經立天下之大本參天地之化育究仁義之本原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人作而萬物覩天地泰
而品物亨幾康弼直足以延休命之申一德格天足以享天心
之眷君上乘乾體元而當宁無日不憂勤于萬幾庶務不自安
此三皇五帝三王聖德神功光明俊偉爲萬世法程後有作者

無能及矣

大昊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文俯則觀法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發天地之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養犧牲作庖厨制嫁娶以龍紀官而肇興人文

炎帝神農氏爲耒耜以教民稼穡日中爲市以通天下貨財爲醫藥以火紀官而扶持人命

黃帝軒轅氏習干戈以征不享造舟車以濟不通作律歷明禮樂以雲紀官而聿脩教化

少昊金天氏迎日推策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載時象天而命以民事

帝嚳高辛氏曆日月而推納之紹天位而立紀綱以成三皇之治

帝堯陶唐氏名放勳聰明文思光澤天下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克明俊德以睦九族之親平章百姓以致昭明之効協和萬邦

以成雍熙之化命羲和欽若昊天步占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而明之以析因夷隩治道有序如此至於嘉言罔伏野無遺賢

以合天下之善立諫鼓設謗木以來天下之諫訪衢室問下民

以通天下之情土階三尺茅茨不剪以儉持身不奢無告不廢

困窮其仁如天察虞舜之賢正四凶之罪其智如神故庶績熙

而萬邦寧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在

位七十年遜而授之於舜

帝舜有虞氏名重華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有大智之資

而好問察邇言由仁義行業業而致孝孜孜而爲善堯聞之聰

明將遜以位歷試諸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

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陟帝位也制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上帝而祀大宗禘于群神明目達聰柔
遠能邇德洽民心恩被動植詢四岳咨十有二牧舉才子八元
八愷比屋可封四夷來王恭已無爲文德誕敷而有苗格功成
作樂曰韶鳳凰來儀薦禹於天在位五十年南巡崩于蒼梧之
野後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
夏后氏禹姁姓名文命惟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視天下猶已
溺之躬乘四載涉歷九州隨山刊木濬川胼手胝足不憚勤勞
疏三江導九河六府三事允治告厥成功帝曰地平天成天之
曆數在爾躬嘉乃丕績授以天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懷任土作貢下之奉上有定法因田制賦上之取下無過求野

無遺賢萬邦咸寧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

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天錫勇智聖敬日躋不邇聲色不殖貨財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子惠困窮表正萬邦
績禹舊服維時夏桀滅德作威天命殛之伊尹佐湯用應天順
人之師有虞秉鉞無敢竭之敵用之革夏奠殷代雪以寬兆民
允德凶羗之國莫不來王德懋之官功懋之賞佑賢輔德顯忠
遂良三宅三俊內外兼脩宜垂裕後昆也

周文王名昌姬姓急於脩德緩於立功克澤厥心緝熙敬止有
聰明睿智之德無畔援歆羨之私躬卑服之儉絕遊畋子好雖
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財亦保不待聞而合法式不待
諫而自入善道其心勤而暨之其容和而穆穆厥德不回純一

不已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其備於身者與天無間視民如傷而二老來歸虞芮質成管靈臺而庶民子來人心歸天命屬且夷明養晦以服事殷文王之德至矣武王名發以大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奭畢公高皆左右王脩文王緒業時商紂無道奮龍受之威任鷹揚之佐舉兵孟津誓師牧野三千之臣惟同一心八百之國不期而會救民於水火綏厥士女之情壺漿之迎方集倒戈之敵旋見一戎大定四海未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尊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有無競之德不顯成康之功求懿德之士以保時夏之治養豐水之財而貽燕翼之謀虛已問於箕子箕子告以天道作洪範取以仁義守以仁義傳以仁義其武王之謂乎

君道第二 賢君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而爲君世德收行表正萬邦而建極可畏君可愛民若淵水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知天意之難謀而常懼知小民之難保而常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守包桑之戒爲陰雨之防保克艱之謨謹無逸之誥是宜膺上天之曆數承先王之統君臨保位予惠黎民致治於雍熙垂法於奕世

商王太甲以冲幼之資繼已亡之業而方訓迪圖惟善於才及二善之心一動悔過之念已切自然自艾處仁善知小人之依保惠于庶民不敢侮于鰥寡始焉昔師保之訓庸罔念聞終言脩先王之業從諫弗咈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大戊之立桑穀共生于朝伊陟佐之君臣恐懼脩德遂消天災
觀其嚴恭寅畏天命從法度以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思先王之
正明養民之道周公論其享國長乂稱爲中宗下
盤庚自耿色而遷亳都民惑於浮言咨嗟怨上盤庚作書三篇
開心見誠回曲宛轉傍喻曲譬以口舌代斧鉞使臣民易傲上
之情轉懷土之思爲樂遷之意恭承明命永奠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載覩舊都之規模慶幸宜何如哉王
高宗告喪三年想其盤之舊學恭默思道格下幽冥帝資良
弼以形旁求得傳說於版築爰立作相不待敷言試功以天下
之大萬乘之尊委託於胥靡賤士非王之心司乎天地說之德
通乎神明慶會若是哉於是君臣交孚切劘治道講明帝學施
之政事舉合夫宜賞不僭而刑不濫荆楚之伐鬼方之克僭叛

而平綱紀正邦畿定制民知所止壯商邑之基致龍旂之盛商
邦嘉靖赫厥声而濯厥靈保垂裕於後昆中興功烈極盛矣夫
國成王名誦以幼冲之資蒙積累之業周公旦以叔父之尊攝
行王政三監流言周公以大義戒親廟清內難經營洛邑式化
商民制禮作樂郁乎文作無逸勉王勤政立政勸王用人敬
之戒以天道之顯公劉戒以民事之原卷阿戒以求賢七月陳
之報難勉王知夫農事其防邪導正持盈守戒後世言安
之主必以成王爲首稱
康王名釗克遵洪業旌別淑忒彰善癉惡申書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成周丕建無窮之基子孫有無窮之閭成康之際天
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宣王名靜承厲王之後遇旱暵之灾而能側身脩行以銷天變

任賢使能以興衰撥亂有山甫以捕衮職之闕有申伯以蕃四國之難命召公出平淮夷吉甫北伐徽統方叔南征蠻荆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周室中興矣夫何末路怠心生不信賢臣而小人進用君子耻之祁父刺司馬之失職白駒傷賢者之不番黃鳥悲賢者之不處國祚復衰

漢太祖高皇帝劉邦字季起布衣提三尺劍定三秦禽魏取代漢小趙脅燕東擊齊南滅楚不五年而成帝業其資寬仁豁達大度所爲暗合於先王如舉閔中何漢爲義帝發喪爲秦民約法三漢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起陳平於亡命而爲謀主拔韓信於行陣而拜大將命祠官尊事上帝在軍有死命吏歛之英雄陳力羣策畢舉又知人善任使好謀能聽天下已定命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與張良次兵家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人才雖不如古往往過人下至唐山夫人以女子作樂章比商周之頌自謂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真國家給饋餉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吾用之以取天下規模遠矣惜其氣稟雖厚無學以磨治無真儒以啓沃故於人道之大綱有未盡者以功業驕其父兄以爵祿富貴驕其臣子晚年溺愛戚姬欲易太子國本幾危其後趙王不得其死而惠帝竟以駭歿雖寬仁愛人然知有偏處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略襲秦所以漢始終不能復古

惠帝名盈仁柔之資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厚齊憚趙隱恩敬篤矣當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拱手俱欲無爲是以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不幸遭呂后虧損至德仇

陷滅姬勦死趙王而使帝昆弟之誼虧過愛魯元納甥女以爲
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因張后無子殺後宮美人取其子以爲
嗣使帝父子之親不白惜哉

文帝名恒由代王入正大統躬脩節儉思安百姓宮室苑囿車
騎服御不務脩飾省露臺百金之費衣弋綈革履囊帷蒲席夫
人衣不曳地霸陵瓦器不飾金鉄因山爲墳欲厚風俗止嗇夫
之拜除誹謗之法欲恤民隱除肉刑減田租舉賢良耕籍田却
千里馬匈奴三入三拒之不窮兵遠伐南粵尉佗稱帝以德懷
之他博臣自伏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反賜金錢擢河
南守吳公爲廷尉化行告訐之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
增戶口蕃息禁網踈闊刑罰大省幾致刑措天下殷富粟斗十
錢鷄鳴犬吠烟火萬里六七十翁未嘗至古并嬉戲如小兒狀

致治之美後世鮮及嗚呼仁哉然獄周勃殺薄昭遷淮南三事
害恭寵鄧通賞賜鉅萬一事害儉昔人所謂大醇小疵稽古禮
文之事未遑所以興賈誼之慨

景帝名塔遵守成業掃除煩苛蠲民租減笞法與民休息移風
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倉庫贏餘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惜其無寵廢正右無罪廢太子信讒訟申屠嘉戮晁錯周亞夫
斥張釋之天資刻薄以詐力御下背理傷道之事問出焉獨節
儉不妄費育民以致富爲克遵洪業耳

武帝名徹雄才大畧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舉俊茂興大學
脩郊祀定曆數協音律禮百神號令文煥然一可述若董仲舒
見寬石建石慶汲黯韓安國鄭當時司馬遷相如東方朔枚臯
嚴助朱買臣卜式桑弘羊衛青霍去病蘇武輩不可殫數然英

壯之氣莫之能禦大興土木窮兵黷武耗費國用疲敝民力天
災迭見不知脩省而乃信惑竒怪矯誣上天躬祀竈祀太乙五
時如東萊泰山遣方士求仙樂好大夸功喜桑弘禍及黎氓喜
衛霍禍及邊鄙喜張趙禍及大臣喜江充禍及太子晚節血氣
衰乃下輪臺之詔力本務農而臍已噬矣大槩相不擇人不加
貴重少有罪矣大者腰斬小者獄誅密矚亡秦之轍而帝則疏
通言路好賢不倦後嗣得人藉累世寬仁所以不至如秦之速
亡也

昭帝名弗陵以童稚之年能任霍光之廢辨上官燕盜之詐始
元元鳳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
確酤之事使得世周之位天假其年無幾或康矣小可宣帝名洵起自閭閻知民疾苦即位之初厲精爲治丙

天下乂安求直言省屯兵罷宮館貧貧民減鹽價嚴內禁信賞
必罰綜核名實政事之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樞機周密品或
備具講論經理稱制臨決五經就緒禮樂彬彬威服北夷單于
稽首然法過詳制道德不足欺詐雜出用未顯啓宦者之禍貴
許史啓外戚之禍誅揚韓啓誅大臣之禍原於擇術不精學申
韓雜霸道以致之也西京之亡基於宣帝文景養民之意至是
書靡焉功爲中興罪則魁首

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膺受命之符興復漢室英武度量德化
三者兼備于時隗囂公孫述銅馬赤眉之徒乘時竊據紛紛然
帝慨然發憤延攬英雄以悅民心故二十八將咸會風雲奮揚
智勇以成佐命之功爰刈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赫然
中興廟謨雄斷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草創之時恢振遠略天下

大定偃武脩文講經論道深遠民情解除苛法內外匪懈任官
惟賢處身儉約無声色玩好之娛行已端莊脩學校禮文之事
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其中側席幽人夢想賢士物色嚴光茅
土卓茂成節義之風政理適宜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治教清明
鑒高帝之慢儒武帝之奢侈宣帝之雜霸元成之優游所以規
模徵創法度彰明然廢郭后移太子殺韓歆斥韓譚貶馬援封
子密用讖言行封禪信赤伏拜王梁爲仁明之累耳又以吏事
責三公使大臣不得以盡心以諂言易守宰使守令不得以盡
職中興之美未盡焉

明帝名莊恭儉聰明脩治禮樂臨雍拜老崇尚儒雅化彼蠻夷
無倖曲之私無矜大之色權臣不得請託外戚不得封拜借有
明察之弊而久寬弘之量楚獄逮及千數而刑罰濫發兵數出
無成而兵燹開遠求天竺浮書啓萬世異端之禍於建武求平
之治少損矣

章帝名炟聰明豁達寬厚茲詳詔諸儒以定五經恤胎養以育
黎庶解楚獄而罷遠征裂都邑以封宗族文之以禮樂行之以
忠恕平徑簡賦勸課農桑明慎選舉進柔良而退姦猾順時令
而理冤獄除禁錮之酷糾擅殺之罪公卿大夫咸用文士虎賁
衛士匈奴子弟入學者經然過於寬慈外戚寢橫竇后無子諸
階貴人動搖東宮廢長立幼帝不惟不辨一切從順東漢之衰
自此基矣

先主昭烈皇帝劉備字玄德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
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崎嶇戎馬間如神龍之在陂澤降於
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弱勢孤氣不少挫

志不少懾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屈体
英雄要結同志推沮勅敵因敗爲功孔明佐之自比管樂昭烈
枉駕慨然從之好同魚水治兵講武分兵屯田木牛流馬皆出
巧思推演八陣皆賞天下奇才又有關羽張飛爲爪牙法正爲
謀主許靖麋竺簡雍爲賓支蔣琬有杜榘之器馬超兼文武之
姿黃忠勇冠三軍龐統冠冕南州董和黃權李嚴董蓋器戮力
上下同心由其天資高克己力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弘益
多矣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形迹謂後主禪曰勿以惡小
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賢德可以服人言可師法使昭烈有
年孔明不死漢祚豈易量哉

唐高祖皇帝李淵承亡隋之弊舉晉陽之兵房玄亮驅寇有閔
陝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擊建德擒世充安武周剪黑

闖破薛仁臯平楊文幹夷蕭銑六年而海內咸服皆秦王之功
而高祖不能論功定儲以至構闢墻之禍使高祖如古公之明
建成有太伯之讓太宗有子威之節禍亂何由而生哉三者胥
失之矣且舉事之初設詐罔衆殺人利已昵裴寂之邪而受宮
女聽劉文静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貽謀何以爲訓是以唐世人
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事高祖以此基也
太宗皇帝名世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聰明英武結納英豪除
暴救焚比迹湯武突厥之渠條蹊闕庭北海之濱悉爲郡縣設
府衛之法以制兵立租庸調之法以撫民省内外官以待賢好
用善謀樂聞直諫使盜賊化爲君子呻吟轉爲謳歌致治之美
庶幾成康然有天下之志又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
不得與先王並稱者法令比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田制之法

庠序之教未備也蒞政之始首復淳磨志伐高麗不忘黷武誅張蘊古李君羨而濫刑徒上皇於大安劫父以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卒駭君親而奪其位他日亂弟之婦與之生子又欲立以爲妻其瀆人倫可勝筭哉程子曰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故後世子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爲聖明之主不可法也

玄宗皇帝名隆基相父起兵定內難謀斷超人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停不急之務罷淫祀焚錦綉於前殿廢織工於錦坊飭厲如此又得姚崇應變宋景守文韓休峭直張九齡端巖相次爲相使海內富庶四夷賓服天寶以後侈心一動窮奢溺愛忠諫寢疎隕石殃也士以爲嘉祐時殺三子

大亂也宰相以措刑受賞大旱曰乾封之祥淫雨曰禾稼無損納妖妃閨門大醜也恬不爲怪以游娛爲良謀以聲色爲重務姦諛並進以林甫國忠爲周召以祿山歌舒翰爲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豺狼匿於藩垣一旦變生所忽兵起藩維廟堂執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羶汗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炭烏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足恃治之不可保如是夫

憲宗皇帝名純聰明果斷承前代姑息之餘天下方鎮十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慨然憤發志平僭叛黃裳請裁制方鎮納其言而任裴度興兵討蔡確然無疑何斷決之明卒能取靈下清劔南誅泚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貢獻地稽顙入朝唐威復振足稱中興惜晚節

不終信任皇甫鎛程昇與利剝民侈心既生乃崇宮室溺信佛
老怠於防微變生肘腋使讒諛得志遂成逆謀世難則能用忠
良時平則悅邪佞用忠良者欲成已事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
欲快已私故致殺身

武宗皇帝名炎英敏特達任李德裕而退牛僧孺李宗閔克上
黨猶拾芥取大原如反掌遂成功烈然浮屠之除未幾而道家
之錄隨受豈真見不惑哉好惡如此宜天不求年也

宋太祖黃帝趙匡胤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雖由
衆心推戴視漢周甚遠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
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邪觀其解藩鎮兵權繩臧吏重法
以塞禍亂之原州郡司牧下官幕職躬自引對勸農興學惜罰
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聲明文物之治

道德任義之風可謂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名炅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勛洪進納土錢氏入朝
劉繼元之逋寇歸命闕庭於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子河汭之
勝破旗表之膽烏白池之捷挫夏人之氣中外寧謐偃武脩文
禮樂文音煥然可述其沉謀雄斷儉勤納諫憫農恤刑崇德尚
義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忿兵罷而能戰惜上負
杜后遺訓太祖大漸事有可疑涪陵武功死有餘憾豈盡出天
宗本心哉實趙普陰贊之也難逃後世之譏焉

真宗皇帝名恒守已成之業政從簡易作七條以賜文武臣僚
分三等以察官吏能否承平日久物阜民安任賢使能政脩事
舉澶淵却狄之後十九年偃武脩文惜謬信丁謂之讒言貶斥
寇準輕聽王欽若之怪誕僞降天書貽笑萬方有虧聖德

仁宗皇帝名禎恭儉仁恕敬天重民賢俊滿朝忠言進用常服浣濯之衣不極豪華梁之味親決疑獄歲活千人吏諮用刑終身不序吏治若媮媮而政無貪殘刑法似蹤弛而獄皆平允國豈無嬖倖而不傷治體朝雖有小人而不勝善類君臣一德忠厚惻怛足稱仁君

英宗皇帝名曙以聰明仁孝之資膺曆數在躬之命耽玩經史不樂宴遊服食儉素悅服人心臨政必聞故事與古治所相適事詳刑出人意表惜天命不遠神器弗終

孝宗皇帝名昀體大舜受堯之道述下武繼文之聲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其復中原吊遺黎之志昭然可見惜無賢相佐助之以經營北方之議幸當時士大夫尊尚程氏之學善類多所引進朱張呂氏四方師宗南使至此必問朱

先生安否值金世宗賢明通好易表爲書改臣稱姪滅去歲幣少休民生人君能盡孝道帝其至乎

元太祖皇帝竒渥温氏名鐵木真沉深有謀略用兵如神任木華黎爲將相先征西夏次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城還師于燕金人獻子女玉帛繼克山西河南滅國六十勲績懋焉

太宗皇帝名窩濶台用耶律楚材爲相與宋合兵滅金全有中原文輕徭薄賦德量寬弘仁愛及物事無過舉刑必詳明國富民安刑平事理恢廓先烈遠矣

憲宗皇帝名蒙哥先後平大理安南高麗回鶻威震諸國所至全城秋毫無犯剛明沉毅沉斷寡言不樂晏遊服御儉素后妃亦不踰制秩有家規裁抑權臣政必親決凡詔旨皆自起草詳審而行行必當理御臣下雖嚴而有恩故人樂爲之用

世祖皇帝名忽必烈以安童為相伯顏典兵許衡贊佐朝政劉秉忠為太保王磐實默姚樞掌詞垣建國號定朝儀行鈔法正律曆設官制脩典禮混一區宇會同華夷德量寬弘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元賑災恤饑惟恐不及立經陳紀用夏變夷度越前古

成宗皇帝名鐵木耳承世祖太平之業垂拱化成罷不急之任從簡州河清三日水旱免租役地震省刑賜高年帛罷白雲寺汰僧尼收僧租親行釋奠禮承天下混一之化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不幸末年寢疾不能視朝國家政事內決於官閣外決於大臣其不至廢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有定也

武宗皇帝名海山敬崇儒雅罷白蓮宗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水旱賑恤蠲租立平糶行用庫例換昏鈔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糴粟麥凶歲減價糶承富有之業慨然欲改法圖治然封爵過多選授之官衆錫賚之數隆泛賞之恩薄然仁孝慈愛優禮大臣足稱守成之主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之初誅姦臣脫脫虎三寶奴陞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許九儒從祀孔廟任李猛宰鈞衡開設科舉罷白雲宗旱災星變地震責已賑民天性仁孝恭儉慈詳敦禮崇文服御質素恬淡無欲不事遊畋事大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室勲齊恩禮有隆為治孜孜一遵世祖成憲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不豫憂刑于色露禱北辰祈以身代服喪過哀敬禮儒臣開筵聽講日食咎已敬天勤民天性剛明彰善癉惡信賞必罰掌諭承相拜住以祖宗櫛風沐雨創業艱難君臣同心共保天爵然果於誅戮姦臣也先帖木兒等畏

罪遂構大變丞相拜住同遇害云

恭定帝名也孫帖木兒即位之初首誅姦逆以復先讎開經筵講說經書擇師傅訓迪王子脩詞祀罪冗官汰衛兵減廐馬節濫賞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蠲租省刑罷殺敦崇儒雅彬彬文物確守成規風俗熙皞而天不求年惜哉

明宗皇帝名和世踈初封周王鎮雲南恭定帝崩懷王圖帖穆爾自金陵徙江陵遣使迎兄周王于北次王總察都之地暴崩于行在弟懷王立

文宗皇帝名圖穆帖爾兄周王未至燕都暴崩于和寧文宗即位天性仁孝度量恢弘崇尚儒流考索典禮開奎章閣以聽講輯經世大典以成典章汰冗官罷土木禮樂文物彬彬可述

史鈇卷之一

史鈇卷之二

君道第三庸若

三代而下能統臣民主社稷天下共而尊者謂之君能守法度班號令天下莫敢違者謂之王王道衰微強大之國能率諸侯以尊王室者謂之霸戰國之世君德衰微王綱解紐權臣跋扈宦寺專權諸侯專征大夫擅政名器紊亂典禮乖違或稽考之不詳錯施而妄舉或奮發而不力退縮而疑畏或持守之不堅廢弛而變更其為治刑闕而難脩紊亂而難理乖離分析而不可復合委靡頹敗而不可復振然猶不失夫君位者藉文武大臣所以維持之力也非所謂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危乎若短棹之鼓巨濤者乎

周昭王名瑕王室漸衰災異迭見月光五色貫于紫微井水溢

滿玉不知脩省以理朝綱乃巡狩無度返濟于漢人以膠舟渡之膠液舟壞王與祭公俱溺死何其愚哉

穆王名滿盤遊無度乘八駿西巡樂而忘歸徐夷作亂王初命徐子主東方諸侯而徐子僭稱偃王造父御王歸告楚伐徐自是荒服不至蠻夷稱雄始此

平王名宜臼先是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于洛王室微弱身爲卿士而敢於叛君位居黃屋而自將伐鄭繻爲一戰首足例懸政令不行諸侯相吞秦晉齊楚始大詩自黍離列于國風與諸侯等也孔子脩春秋始此蓋萬變之樞衡事機之樞紐而古今治忽之斷例也

威烈王名午二十三年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周室衰弱王政不綱天子徒擁虛器耳春秋而後負此爲甚故司馬

光脩資治通鑑始此亦以王綱之所繫典禮之所存而天下國家之大本大經在焉

秦二世皇帝名胡核誣殺長兄僭竊神器繁刑重役誅戮任情罪惡貫盈天下離叛招宦官之愚弄貽赤子之操戈身死國亡甚矣強暴之不足恃也

漢元帝名奭以昏懦爲君初政頗善群小相扇陷害良直任用外戚史高宦官恭顯專擅朝政諧殺名臣雖召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常匡繼居相位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無所建明孝宣之業衰矣

成帝名鰲善脩容儀臨朝淵默尊嚴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耽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權擯棄忠言災異迭見言之可爲於色

哀帝名欣暗孝成之世權柄外移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天性昏愎拒絕正見溺信姦諛宜享國不求平帝衍幼冲之年身遭不造新都作宰不俾不用宴安鳩毒禍起蕭牆炎精不復然矣

和帝名肇慨然獨斷終除大憝使朝庭肅清宮闈寧晏尊信儒術克納讜言已而宦官外戚迭為消長猶有骨鯁忠烈之士如袁安輩面折廷諍以摧姦鋒終莫能救

安帝名祐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災異迭見閹宦專政志士窮棲至於計金投官移民逃寇亦惟家之索矣

順帝名保繼統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登用東京之士盛焉然委政奄宦有識寒心張綱嘆穢惡之滿朝埋輪都亭欲除封豕長蛇之害竟不能用賢人君子莫扶漢祚之衰

冲帝質帝俱以幼冲受制梁冀繼遭廢弑李固杜喬抗言宣力反被策免

桓帝名志梁冀雖除五侯肆毒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靈帝名宏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而猶不絕如縷者上則有公卿大夫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立私論以救其敗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於觸犯斧鉞視死如歸苟有賢君振作之漢祚未可量也借桓靈昏虐保養姦回有逾骨肉珍穢忠直其於寇讎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衅袁紹搆難乘輿播遷宗社為之丘墟烝民淪於塗炭矣哀哉痛哉

魏明帝名叡性特強識褒禮大臣料簡功能屏絕浮偽命將行

師決斷英武納忠聽諫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於彌晉之際德政不脩驕侈大過帝歲空竭受制推姦遂至侵凌至于易姓廢帝邵陵厲公名芳高貴鄉公名髦粵自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推戮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使火權偏據社稷無衛惜哉

晉 惠帝名衷昏愚不慧不辨敎麥推在群下政出多門忠賢路遠說諛得志東奔西逸受制他人不保身體食餅中毒不知禍端

懷帝名熾聰敏尚文天年不永譬之重寶委於通衢無人守護安得不亡且禍生閨闈成於宗室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實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戎羯稱制二帝失尊朝無碩德卿乏善人學者以莊老為宗談者以虛蕩為尚處身以放濁為通仕進以苟得為貴守文之主猶恐兆亂况惠懷臨之哉宜戎狄之剖裂中土衣冠之淪沒泥塗蓋醢生民流血成川遺骸盈野哀哉痛哉

晉 元帝名昡本牛氏之子肩輿午之裔性資英武崇德尚賢以宗室疎屬避居江表士民思晉裹囊來歸王導有克復神州之念祖逖有誓清中原之志雍丘之役黃河以南悉還晉土逖方練兵積穀以謀進討而益兵之請導反沮之人謀不協坐失事機史臣稱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自是君臣晏安以江左為稅駕之地無廓清中原之期大業未振禍亂內興惜哉明帝名紹聰慧好文尤工武藝王敦雖欲睥睨神器幸帝之深謀雄斷掃清大侵天不末年成帝名衍頽務簡約雄武之度雖慚前王恭儉之德足追往烈

值蘇峻叛逆逼遷石頭賴溫嶠陶侃庾亮諸子力足以抗賊謀
足以平亂江左少安

康帝名岳踐祚不求無足稱者

穆帝名聃襁褓中托褚后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

哀帝名丕廢帝名奕桓溫專政無所建明

文帝名昱神謀恬暢無濟世大略拱手桓溫而已

武帝名昌明天誘其表桓溫自殞謝安足以鎮雅俗王彪足以

正紀綱大破苻秦威靈復振羯胡斂迹江左莫安羣賢繼歿道

子元顯秉政君臣沈湎于酒色晉祚於是而傾危

安帝名德宗下辨寒暑桓玄篡位劉裕劉毅舉兵誅玄乘輿反

正而裕亦包藏禍心以窺王室

文帝名義隆仁厚恭儉勤於為政百官久於其職守宰以六

莽為斷三十年間宴安無事借其內無股肱之臣外之瓜牙之

士以萬里長城之人死於讒人之口朝廷大事謀於白面書生

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蹙於河南飛馬飲於江津及其末

年狐疑不決卒及弒逆之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

武帝名駿殺邵而立勦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而乃荒淫

酒色驕奢無度十二年殂得保首領於牖下亦幸矣

廢帝名業內恃尤甚糞孝武之陵發貴人之塚衆惡所兼不亡

何待

明帝名彧猜疑忌諱多加誅戮以神器付李氏子八年而殂肅

道成專政立蒼梧王昱驕恣嗜殺道成弒之立順帝名準

武帝名曠革晉宋弊政嚴明有斷外表無壅內朝多豫為政

頗良十二年殂太孫昭業立是為廢帝壽林王恣鄙內作猜忌

外生爲西昌侯鸞所殺立新安王昭文爲廢帝海陵尸位而已
王鸞弑之而自立是爲明帝高祖兄子也疑忌橫生數行誅戮
殺高祖子孫無遺太子寶卷立爲廢帝東昏侯嬉戲無度親信
嬖臣而被弑自武帝以來連遭廢弑明帝自以德於下義深戒
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
德而殺人以自安終無濟也

梁簡文帝名綱幼而聰慧多聞識達富貴文藻不幸遭家不造
即位爲侯景所制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督諸軍岳陽王詵與
繹相攻降于西魏立詵爲梁王景弑之立豫章王棟爲元帝陳
霸先立晉安王方智爲敬帝武帝德澤不施其子孫各擁強兵
列居東鎮不採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互相屠滅元帝於君父
兄弟中取爲殘忍是以雖剪凶渠克復故業不思經國親請老
子卒至喪師覆族身爲俘囚亂臣賊子無父無君豈止人心不
與亦天地之所不容誅也

陳文帝名褽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在位七年殂安成王
頊立爲宣帝十四年殂文帝恭儉政事可謂廢幾宣帝但齊之
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夫區區之
陳居天下五分之一凜凜危懼尚不能保况後主荒淫無度以
趣之納身曾并夫何怪哉

唐高宗皇帝名治初即位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政頗
庶幾親授太宗帝範長孫無忌褚遂良輔托一旦立武昭儀殺
無忌遂良政在中宮二十年溺愛祚席不戒履霜之漸烝父妾
爲妻莫念聚麀之耻女右爲政卒招長乳之凶屠滅宗室毒
流播紳非賴狄仁傑張柬之等戮力調護誅二張以復中宗之

位唐之社稷絕矣

中宗皇帝名哲季爾不振徒擁虛器久惟憂辱倍嘗艱苦一旦復辟荒淫不悛不鑿呂氏之禍而縱妖妃之淫遂成大逆之謀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彼自絕于天耳

肅宗皇帝名旦雖以中人之才深鑒前代之失立嗣以功猶斷大事釀成其妹之惡幾成逆謀何足稱也

肅宗皇帝名亨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兩京收復父子同歡

代宗皇帝名豫分命將師剪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爲唐臣其功不細然二君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向無子儀之忠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因回紇則天下已非唐有以肅宗乘危寡國不立紀綱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或於張后不能庇

其子武可知矣代宗早建大功仁而不武委靡不斷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慙憤以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明可知矣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盜賊竊據者因用爲牧守士卒殺主者因授以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以復振者皆二君之所啓也

德宗皇帝名适憤積世之弊閔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資性流於猜忌舉動陷於刻薄初相崔祐甫務崇寬大有貞觀風及盧杞秉權專事苛刻由是強明自任耻屈正論受欺姦諛疑蕭復爲輕已謂姜公輔爲賣直納楊炎以重斂盡失人心故開外寇未平京城之盜先起於是自是而後天播遷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于黃墨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宣力於外故能誅元兇復宗祏自後消剛爲柔刑方爲圓晚節

媮懦矣

穆宗皇帝名恒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牛李互黨藩鎮復叛授佐非才爲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於原野網中之魚自脫於深淵由是再失河朔元和之功於茲墜矣

敬宗皇帝名湛初政用賢納諫可方漢昭稍長褊急荒淫狎昵群小鞭箠宮臣致劉克明蘇佐明之逆謀昏愚失德自殞其身文宗皇帝名涵爲宦者所立恭儉儒雅欲厲精求治遵貞觀遺政勤於政理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李德裕秉政牛僧孺沮之惑於左道溺信清虛邪正並容不知辨察宦官之禍延蔓滋深以宋申錫之賢無能爲反受其害李訓鄭注反覆小人以一朝譎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流血禁庭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戮闔門屠殺其密之事古今所羞天子陽昏縱酒飲

恨吞聲自比赧獻言之可爲於邑

宣宗皇帝名怡少歷艱難長年踐非人情誠僞靡不周知究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罰俱當故四海樂業殊方順軌然以察爲明無復仁恩由是而唐脉益耗矣

懿宗皇帝名漑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習者巷陌所昵者桑門驕奢無度淫樂不悛嬖寵專權呼之爲父賊汙宮庭兩幸梁益幸佛寺迎佛骨修崇佛果罷竭民財民怨神怒國亡決矣藩臣跋扈禍非一日如羸病之人養以糜粥尚不濟飲以毒酒其能濟乎

僖宗皇帝名儼天命已去人心久離盜徧寰區草生城闕漂泊幽辱寄命宮臣王守澄田令孜揚復恭韓全暉爲魁自稱定策國老自天子爲門生深根固蒂疾成膏肓不可救藥悲夫

昭宗皇帝名晔俱為宦官所立不勝其耻力思剪滌任用非材始則張濬覆軍次則克用跋扈復棊亡命文通不臣致兵交關庭矢及御膳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劫遷崔昌胤召朱全忠連圍困者二年御膳不給王侯飢寒然後全晦就誅黨惡殄滅而唐亦隨亡矣

唐明宗胡人邈佶烈也為李克用養子名嗣源莊宗滅梁嗣源功多莊宗殂嗣源年已六十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初無取國之心為衆所推嘗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得天下幸甚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登兵革少用校之五代其庶幾焉惜其戲殺從璨無父子之恩誣殺重誨乖君臣之義非不學所致歟

宋世宗本柴氏名榮周祖妻兄之子而繼立也世宗起於威令不行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遂變弱為強因敗成功乘勝逐北至于大原歸而簡兵習戰乃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抱鼓之餘治律明理審政明法任賢養民中道而卒獨最稱為五代之君惜無勸學之臣欠格心事業人道有虧符氏為李崇訓之婦取以為后柴守禮為本生之父不迎致奉養且用法大酷殺戮無辜有累盛德

宋神宗名頊雖厲精求治不事遊畋克儉克勤將有所為然熙寧之政誤於王安石行青苗保甲保馬助役供輸之法黜老成排群議惡正直悅輕浮呂惠卿之徒朋邪黨輔毒害生民消耗國脉妄興西北之兵安西喪師求樂敗績天下騷動肇靖康之禍亂惜哉

哲宗皇帝名煦神宗之世新法為患累年帝以幼冲踐祚宣石

臨朝召用司馬光呂公著按蘇軾蘇轍斥蔡確章惇罷王安石
新法元祐之政人稱女中堯舜宣后既崩章蔡大用八關五鬼
之號猖獗縱橫假紹述以反前政騁姦惡以陷善良黨籍禍興
國事非矣

徽宗皇帝名佶性資聰敏博究群書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
亦無曹馬之篡其失國也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
人狎昵姦佞蔡京以猥薄巧佞濟其驕奢林靈素以恠誕虛無
資其放蕩朱勔以崇飾游觀竭夫民力君臣逸豫廢弛朝剛童
貫用事又集兵勤遠給禍速亂遂至亡國辱身與石重貴同科
皆由玩物喪志縱欲敗度而然可不戒哉

高宗皇帝名構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
不足惜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中興

復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感於江黃
終制于秦檜罷趙鼎張浚而罪岳飛匿怨忘親偷安忍恥貽譏
後世悲夫

光宗皇帝名惇幼有令聞嚮用儒雅續承大統總攬朝綱用賢
屏姦寬刑薄賦有可觀者不幸宮闈悍妬奄寺專權驚憂成疾
孝道有虧天位遂不正矣

寧宗皇帝名擴恭儉守文初年以舊李輔導之恩召用黃裳羅
點再召朱熹待講政事脩舉中更佐冑當國負定策勛內蓄姦
邪指正為僞外挑強隣流毒淮甸侂冑之首雖梟國體之虧莫
補彌遠擅外權揚后竊內柄拱默不能自強惜哉

理宗皇帝名貴誠為彌遠所立束手受制蔡州之役可以雪先
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疊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夫中

年縱欲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
國事靡定自即位黜安石而尊周程表章朱呂丕變士風興崇
道孝使後世知理孝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其功不少矣廟號曰
理宜哉
度宗皇帝名昀賈似道不孝無術專權挾私夸功結怨欺天罔
上賣國召兵喪師費財疆土日蹙帝承大統拱手推姦而荒于
酒色國事茫然衰頹甚矣

史鉞卷之三

君道第四

亡國

嗚乎九五之位厥惟艱哉其興也由夫君德之盛上格天心而
有大下其亡也由夫君德之衰上逆天心而失天下豈一日哉
由來遠矣成周由先公先王積德累仁以區區數十邑處夫七
強國之間者二三百不絕如線迨至暴秦始滅漢唐宋亦由
開國之君寬仁厚德綿綿不絕歷數百年以延國祚至於孤秦
六朝五代不二三世鼎祚變遷蓋以取之不以其道守之不以
夫仁天心厭禍人謀弗臧非不幸也宜也甚哉君德之不可不
脩天心之不可以悟善惡之報猶如反掌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此之謂也

周赧王名延是時王室衰諸侯強并弱猶知尊周者以禮之在

人心習於耳目決於骨髓雖有陵慢之心則畏夫禮而不敢發雖有離散之心則畏夫義而不敢行不然秦楚之強猶虎狼不能一朝容也豈俟夫五十九年而不舉哉

秦王子嬰為趙高所立知高謀逆乃先事誅之秦之強天下無敵也王翦將四十萬滅楚蒙恬將三十萬代白如章邯董毅司馬欣將兵又不下三十萬而項羽一舉坑其二十萬合陳勝吳廣劉邦之兵不如秦之多兵甲不如秦之利而滅秦指顧間者由人謀之不臧也使二世不讓章邯邯豈肯流涕而屈辱於羽哉天心厭亂假手於劉項不義之報也

漢孺子嬰為王莽所立莽終篡漢王氏專政四世矣而人心思漢勉強從莽十八年一旦白水中興莽土崩而尾解非人之能為謂非天乎逆天者如是

漢獻帝名協為董卓所立曹操誅卓專政者二十有五年終帝之世雖蓄不臣之心而不敢輕發者畏名義也視賊莽之竊璽移鼎豈不大有徑庭名義之重勝如兵革如是夫

蜀後帝禪當昭烈以一旅之眾豈足與魏吳鼎立也一則人心思漢二則諸葛善謀昭烈武侯俱亡安樂又延數載漢家之德斬於人心如是其遠者以此夫

魏元帝名奐司馬氏三世專政而廢帝帝奮自出討殞命關向嗣位者孱弱羈孤曹爽驕愆黨友徑挑禍由內釐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晉歸命侯孫皓殊無經國遠謀承祖父餘蔭驕愎殘虐浮於桀紂托陸遜父子抗曹劉之勢數年陸氏既亡國事隨之亡矣非人謀之不臧歟

西 晉愍帝名業奔播之餘徒守虛器而天下之勢有若土崩瓦解無熊羆之將材遇虎狼之虜勢將何以支之哉其汗辱者宜矣

東 晉恭帝名德文自海西公以來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鮮不噬吞幸保宗社百年賴王導謝安陶侃六閭諸公之力諸公既歿道子元顯烏能拔哉

順 帝名準蕭道成謀逆久矣賴袁粲據忠以遏之孱弱學業朝不保夕繫死國滅可哀也夫

齊 和帝名寶融骨肉操戈冠讐假手逆天之罪焉得而逃禍亂侵陵猶如反掌矣足怪哉

梁 敬帝名守智元帝殘忍雖剪侯景而陳霸先踵迹覬覦守智幼冲安能抗強臣於萬一哉

後主名叔寶雖通習文辭以井蛙之見任非其人而事邪鬼不近忠直而近狎昵不恤百姓而恤犬馬小人晝夜酣歌地置國事兵犯闕庭猶眷戀寵姬損身智非以丐餘生非不幸

隋 煬帝名廣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况慕秦皇漢武之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賦重政煩盜賊蠱起文遊不息以樂滔憂惡聞直言喜自壅蔽當父病革淫烝父妾弑父殺兄一日殺猶子七人晚年身死人七撤床箒以畏屍受禍之烈前代希有

唐 哀帝名祝為朱全忠所策立束手受制唐由文武宣謔倍昭皆受策於宦臣全忠雖誅宦臣而逆謀等耳謂非又生一秦欤

宋 王名從珂少從明宗征戰因功犯闕馮道班迎僭于天

位鴉殺閔帝而明宗之婿石敬瑭復殺從珂始也成民以賣國
終也民散而國亡天道禍淫猶如反掌覆車之轍可不戒哉
出帝名重貴舍桑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策內政弗修外
挑強虜使流民塗野草切騎突宮庭生為降虜死為羈魂非不
幸也

後漢 隱帝名承祐雖有南面之尊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
邪謀妄誅叛將禍隨之理勢然也父子相繼四年而亡自古
享國之短未有若此者也

宋 帝名宗訓以幼冲之年無積累之德天命已去人心攸
歸于宋啓太平之隆基或文明之景運豈偶然哉

宋 宗皇帝名桓雖無失德苦乏良謀聽信讒說之言拒絕忠
諫之路大賊可誅而不誅宗澤李綱當仕而不仕致萬乘於俘
囚俾九廟於劫燼大羊腥穢於中原父子委身死於絕漠自古
亡國未有若此之甚也

宋 少帝名焜際天運傾頽權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宮辱身
俘虜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恭盡率無計保全效義懣忠收
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為不爽也

宋 順帝名昀權帖穆爾初政清明敦崇儒雅天心上厭又異相
仍赤子弄兵南北隔絕不思經國遠謀逞欲奇技淫巧寵信讒
倖妄誅元勳腹心之疾甚於噬臍委置宮庭脫身沙漠實閔天
運何辜於人

君道第五 暴雷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創業之君未有不由勤儉寬仁而興
者亡國之君未有不由貪淫暴虐而衰者作善降之百祥不善

降之百殃福善禍淫昭然不昧夏周之興皆由積德秦隋之滅肇自不仁不知國步之艱難不恤民生之疾苦禪儉士之在位而土木之繁興或重賦而嚴刑或窮兵而黷武不以宴安鴆毒為戒不以乾惕藥石為憂肆故任情作威殘德以天命為不足畏以生民為不足惜坐受其弊茫無所知天命靡常殷鑒不遠為人君者可不觀感而脩省戰兢而惕厲者哉

夏王履癸名桀承大禹累世勤儉之德以位大統以抚兆民政當字育豢黎實安宗社恃匹夫之膂力等九有於埃壘貪雲荒淫暴矣頑狠為傾宮瑤臺以姒妹喜作肉山酒池而殺龍逢恭行天討非湯之過於懃德何有哉

商王受德名紂材力過人資辨敏捷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沉而冒色淫雪濫刑肉林酒池王門受室以恣淫慾其失忠良

剗剔孕婦以為兒戲天命成可肅將天討一戎衣而天下定會八百國而人心歸三分有二非一日也

周厲王名胡暴虐無道罔羅世利重罪謗言道路以日不曷杜稷之安惟惑讒謔之說眾叛親離身死國亂悲天

周幽王名宮涅暴虐荒淫而不脩山崩川竭而不省信虢石父之讒而廢申后太子寵褒黎女而招犬戎取國人之怨憎致諸侯之離叛身亡妾虜夫何怪哉

秦始皇帝嬴政古稱暴虐無道無逾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然後六合為壹乃罷侯置守以破封建之法焚城典籍以廢先王之道頭會箕歛以竭天下之財興阿房驪山長城之役以困天下之力威振中國莫敢誰何自恃無虞安意肆志拱視峭函之上帝王之業可傳之萬世矣

而於綱常之道殞絕而不知明知母之通於呂不常而有娠殺不常而幽其母是無父也并六國而滅周是無君也罷少子胡亥而逐殺適子扶蘇父子之恩絕矣以爲天下之勢難合患在六國遂裂其土中國不足慮意在四夷而郡桂林城磧石降百粵而却匈奴可以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爲億萬世子孫無窮之基詎知斬木揭竿之衆紛起而破章邯百萬之師敗繒屠狗之徒一呼而閔門不守置阿房於焦土化鑾輿爲匏車秦以七世而滅天下民以七月而亡秦天下之弱勝秦之強天下誠可畏而強秦不足恃也

君道第六 篡逆

君臣之分猶天地然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故天地定位君臣則之夫何季世君臣之分不明篡奪之禍相繼欺凌孤兒潛移鼎祚六朝肇禍五季相仍或舉亂兵而誅宗室者託號靖內難或干天統而竊大位者假名受內禪德不足以格天威不足以服人雖盜窺神器於一時而弗承令緒於弈世四十年間五胡雲擾藩鎮爭雄骨肉吞殘父子屠戮強臣因之而跋扈赤子由是而弄兵宗社爲之丘墟生民苦於塗炭反掌之報如響之應聲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者也

王莽弑平帝立孺子攝尊位遂行篡奪始由外戚折節力行以要虛譽鄉黨稱孝稱仁輔政勤勞謙恭下士智者莫照其姦負乘南面奮威挾詐窮兇極惡毒流中夏十有八年諛佞之臣靡然阿附上書稱頌五十萬人其罪逆擢髮不能盡炕龍絕氣紫色龜声不過爲聖主驅除民心思漢劉氏一呼莽就戮矣以

其狂縲女叛子逆與安史同惡爲萬世亂賊之魁亦由哀帝行乖禮義自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

魏曹操字孟德父爲宦者曹騰養子乘漢季衰亂而興破張繡走二袁馘呂布降劉表戮張超叱咤風生指顧電掃用軍行師變化神奇知人善察欺罔不行拔于禁於行陣取張遼於亡虜畫講武策夜思經傳雅性節儉信賞必罰四方獻奉與衆共之然挾天子殺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左右侍衛莫匪曹氏之人生殺除拜不出漢主之首者十九年晚用乘輿稱警蹕偃然與至尊無二吾誰欺欺天乎迹其平生夜卧圓枕噉野葛飲鳩酒深姦極詐不可殫言天姿暴戾慄悍猾賊久蓄無君之心然終朶順羊鼎曾不染指畏名義耳臨終區區家事至分香賣履不及禪代者欲身受漢臣之榮嫁篡逆於其

子甚不仁哉曹丕篡漢爲魏文帝雅好文孝博聞強識講論經理侃々忘疲吳蜀爭疆文帝偃兵息民不事征戰規模可取當其篡漢安比舜禹開後世亂賊僭逆之原萬世首惡迹魏晉亡與司馬氏相終始黃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天理不爽如是夫

晉司馬懿字仲達曹操徵辟始陽疾而辭終畏威而就勉臣曹氏自負奇謀神出鬼沒受遺二主佐命三朝弱寡欺孤恣行誅何晏王凌楚王彪及諸曹勦滅無遺威同莽卓師昭兄弟弑君立幼清蓄異謀炎遂篡魏爲武帝承魏驕奢存心儉約宏略大度聽納讜言劉毅皇甫陶嵇紹許奇俱進用民恬俗熙家給人足仗羊祐王濬杜預之謀江湘來同混一疆宇吏奉法而民樂生儲嗣乏才禮度不立姦邪小人輔政竊權災異頻仍乖政

迭出平吳之後不數年紐綱反蕩宗社丘墟皆由累世不德足以報曹氏受制之禍迹帝之心自恃宴安耽溺酒色開基之始不爲遠者崇尚淳華敗壞禮法劉淵當除而不除惠帝當廢而不廢遂使傾覆洪基雖則善始而乖令終中原淆亂戎狄腥羶古今之烈禍也

宋武帝劉裕少有大志晉自渡江君弱臣強禍亂相仍桓玄構逆裕起兵草萊奮臂一呼遂梟靈寶奉迎乘輿再造王室乃治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虜情殄滅偏師西首銳卒北征姚泓西縛汎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旆發舒華夏惜舉千里之秦付之嬰孺引兵還志在篡逆一舉足而赫連氏躡國八閭中原不復定爲恨也然清簡寡欲嚴整有度彼服布素者更他布縉御寡少下營松歲孝于父母幼

主當朝母后無專政足稱良君惜委棄大功躬行篡逆廢君殺主罪邁桓玄曾未逾時遂極大故

齊高皇帝蕭道成際宋祚傾危與表楮諸人協謀匡國建立宗藩爲忠良之臣既立順帝北面稱臣規面禪代尋行弒逆殄滅劉宗胤鼠鴟梟姦計百出積惡勦業其能久長然篡位之初以身率下服食儉約曰使我治天下十年使金土同價天不末年勛業弗竟繼述乏賢明帝忍結猜忌殺高武子孫殆盡其篡弒之報歟

梁武帝蕭衍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天性沉重優待齊宗簡擇廉吏好尚儒雅致治雍熙遭元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晚節末路禍起蕭牆亂成戎羯衣冠塗炭民物虔劉由其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且崇尚縉流變夏

爲夷脫去袞冕加以戎衣宗廟去牲不復血食其後臣弑君子
叛父正德邵陵柳仲禮蕭正表袁君正元景仲莊鐵紛然而叛
豈特侯景哉子孫坐視不救得非浮屠之教棄君臣父子之禍
其烈如此有國家者不鑒梁武而崇釋教其禍不焚可不戒哉
陳武皇帝霸先本自單微遭時屯剝選將練兵勦除元惡乘間
立功遂移梁祚處身儉素不尚驕奢即位未旬禮樂刑政百無
一舉蹈梁武遺迹出佛牙設無遮會劾胡人膜拜幸寺舍身詒
謀之道即此可知初年獨運奇謀臨危制勝與王僧辨合志討
賊而陰岳僧辨不三載而殂黃塵汗衣豈特賀若弼韓禽虎之
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隋文皇帝楊堅以椒房之戚受命托孤不能匡主庇民乘時竊
鼎平王謙戮尉遲出於天幸藉賀若弼韓禽虎遂混朔南而取

正統躬節儉均賞賜察吏治通民情恤困窮親臨政事衛士傳
餐倉廩富實百姓繁庶衣食充足突厥韃韞林邑高昌女國咸
入貢稱臣可謂盛矣然不學猜忌任小數而信讒諛廢太子勇
殺秦王俊滅父子之恩受制獨孤右單騎夜出亂夫婦之道囚
勇而委政阿摩乖兄弟之倫殺李君才虞世則絕君臣之義女
爲帝后不從父言不殊王莽子孫視如路人何異梁武功臣勛
舊無保始終國祚宜其不永

宋太祖朱溫黃巢降將賜名金忠王鐸崇獎過分旣受同華
節鉞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宣武重鎮寵過而驕貪心未歇志欲
侵陵遂行篡弑考其所爲直巨盜耳篡國之後刑虐不悛賊殺
無辜不念聚麀之耻釀成友珪之禍其子屠之如机二凶與安
史無異回視前日殺迫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可畏也夫夫

朱三由降盜擁旌麾小人負乘貪欲無厭迫天子害朝臣太后諸王弒君奪國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王莽後一人而已作史者於唐亡後直書朱溫削其國號一如賊莽庶幾快于人心

後唐 莊宗李存勗父克用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平黃巢功王于晉上源之變訟于朝廷不能自直遂與朱溫相攻糾紛不解盡忠朝廷不失臣節忠義功烈爲第一流莊宗以弱爲強御將用兵恩威交濟順指氣使莫不尽力遂服真定取漁陽燕魏博并山東策馬渡河梁寇殄滅天下震動諸侯降梁踞肆者駭愕狼顧偏師西指劔閣失守惜其志小氣迫驕恣自矜任使便嬖俄至殞身使能繼父志復唐宗社立其後裔乃棄張承業之忠言聽吳蜀之佞說僭居大位爲善不終無異僭取其欲遂不遠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乎

高祖 石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婿與從珂同事明宗以禁虜之親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請於契丹賂以土地取人之國以中國之君屈身夷狄玩好珍異旁午道塗小不如意譙青繼之殊無赧色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况附夷狄以伐中國從而取之乎作史者書晉於契丹之事曰晉上尊號於契丹書契丹於晉之事曰契丹加晉王尊號所以著中國夷狄首足倒懸之極其惡契丹而賤敬瑭也甚矣

後唐 高祖劉知遠沙陀人擁精兵居要地屬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南面稱君諸郡爭相表附中國正氣少延然非掃亂除暴之才無積行累仁之德得之偶然無所憑藉况其始入洛陽遣使殺從益及入大梁制盜賊賊無多少皆死所爲若此其能父乎夫跟踈者不固其薄者易危後嗣乏才享國不求朝

榮文替天道昭昭父子相承四年而滅自古之享國未有如是之促也

太祖郭威兩弑其君篡取天位得國之初罷貢獻珍食碎寶器詔百官上封事立訪訟法罷營田謁孔子祠拜墓亂離之際善政可書有王峻贊軍事危質守法度李穀通上意享國雖淺施爲可稱惜其文身從夷偃居大寶曾無忤容自云古豈有花項天子其自處甚明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子之籍而宗支覆矣奚用操心之險哉五季之世如中夜晦冥孤山窮谷之間鼯鼠鳴鴉狐狸鬼魅何物不有爲君者或盜賊或黠卒或丐養自書契以來禍敗之酷滅亡之速莫甚於斯深可痛悼

史鑑卷之三

臣道第一列國

成周開國大封諸侯其勛爵曰公侯伯子男其圭璧曰桓信躬穀蒲自一命至于九命由五十里至于千里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是爲宗子維城藩垣屏翰朝聘燕享各有其時慶吊凶荒各致其禮明尊卑上下之分敦孝友睦姻之情與國同休垂範無極迨周昭南巡帝業浸衰平王東遷王室微弱侯藩爭強挾天子以令諸侯併小國以增疆域綱淪法斁禮壞樂崩擅弄干戈邀求功賞於是有戰國之名有霸主之號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田完篡齊龐秦吞周此孔子懼而脩春秋也周平王以後爲春秋之時其列國與周同姓曰魯衛晉鄭曹蔡燕吳與周異姓曰宋齊秦楚陳此其大者餘國小若杞許滕薛邾

呂江黃不可殫述十二列國中有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五
霸事迹論春秋諸國之始終有未及戰國而先亡者有既及戰
國而後亡者各舉其槩威烈王以後為戰國之世則秦楚燕齊
趙魏韓七大國而已秦楚燕為春秋之舊田齊趙魏韓則為新
國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三晉為齊
楚之藩蔽齊楚為三晉之本根形勢相資表裏相附以三晉而
攻齊是自絕其本根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徹其藩蔽也安
有徹藩蔽以媚盜而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姬姓太伯仲雍之所封也古公三子長太伯次虞仲其如大
姜生少子季歷而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
傳昌乃如荊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而傳昌世無賢君至吳王
闔廬始大子夫差無道不納伍子胥之諫為越王勾踐所滅

魯周公子伯禽所封也十三世至隱公為春秋之始隱公弟桓
公子莊公有庶弟三人曰孟孫叔孫季孫世執國政歷閔公僖
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為春秋之終定公用孔
子隳三家而強公室繆公尊子思而不用至頃公為楚考烈王
所滅

武王弟康叔所封世無賢君靈公知孔子而不用後為秦二
世所滅

晉成王弟唐叔虞所封後世至文侯佐周平王伐犬戎有功
賜鉅鬯彫弓彫矢策命為方伯春秋之世文公重耳霸諸侯賜
為方伯然其避三舍而勝楚退一舍而降原其信若足稱也而
未免有專封之罪河陽之狩請隧之舉僭周之迹不可掩自是
迭為霸王至頃公智范中行韓趙魏六卿強盛哀公之世韓趙

魏分晉地為諸侯

曹武王弟曹侯振鐸所封春秋中為宋所滅

蘇周宣王庶弟桓公友所封子武公莊公並為周司徒至君乙

為歸哀侯所滅

蔡仲所封周公殺蔡叔其子胡率德改行復封焉春秋之末

為楚惠王所滅

魯召公奭所封至文公約六國伐秦迨昭王僭稱王用樂毅下

齊七十餘城太子丹為秦始皇所滅

畢畢公高所封

邾叔武所封

霍霍叔所封

祝皇帝之後

劓堯之後

馬神農之後

杞禹之後

陳虞舜之後胡公滿所封春秋時有公子完奔于齊陳為楚所

滅完大于齊名為田齊

商湯之後微子所封春秋時襄公茲父之智略下如桓文強

暴不如秦楚而興師之際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

息為仁義而不能舒喪師之戚孟之會見辱於楚泓之戰卒殞

其身皆自取之也後為齊楚魏所滅

齊太公呂尚所封春秋時桓公小白擅為盟主託天子以為尊

倚王室以為重於是四方諸侯畏其名義莫不效順推其用心

考其行事所謂名義者皆假義以濟其威所謂尊君者皆托君

以行其志徒衛救邢責包茅于楚其義若足稱不免專討之罪

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尊周之心非出於偽歟方列國連衡而抗

王命舉天下不知尊周而桓公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明弁冕

首履之嫌正冠履倒植之勢使邾鄆之鼎不可問三代之傳器

不可移似亦可取惜其規模淺狹止爲霸齊之舉非有尊王明
義之誠心不乘鄭人之豐不渝曹沫之盟非信也特假信以懷
諸侯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非仁也特假仁以專予奪至兵
車之會四乘車之會十六竊義之美不足以文其不義之過沽
仁之名不足以蓋其不仁之實是以孔子雖稱如其仁而二百
四十一年之春秋無一語及之者其意深矣後爲大夫田和所
滅和陳公子完之後事桓公爲工正至因僭稱威王宣王時孟
軻至不用公族靖郭君田嬰之子號孟嘗君傾貲結客稱鷄鳴
狗盜之權挾詐懷姦脫虎噬狼吞之厄僅一馮驩彈鋏取客私
行小惠以收恩孽民爾餘無可稱至王建爲始皇所滅
趙有造父御周穆王封趙城春秋時趙夙世爲晉卿至烈侯籍
分晉地爲諸侯至武靈王僭稱王公子勝號平原君招延賓客

玳瑁爲簪以堅白同異爲能僅一毛遂眩玉求售以狂言誑楚
得合趙從成九鼎大呂之重至幽繇王爲始皇所滅

魏文王子畢公高所封國絕有畢萬事晉邑于魏文侯斯分晉
地爲諸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爲師惠王瑩僭稱王孟軻至不用

公子無忌號信陵君譎而不正閔乎無聞僅一侯嬴教以竊奪
晉鄙兵符僥倖存趙爾至王假爲始皇所滅

韓武王子韓侯所封國絕後世韓武子世爲晉卿景侯虔分晉
地爲諸侯至宣惠王僭稱王四世至王安爲始皇所滅

楚出於顓頊子祝融爲高辛火正有季連者芊姓成王封鬻熊
之子繹於丹陽後有熊渠者僭稱王至莊王用五舉孫從孫叔

敖遂霸諸侯其始也滅庸以自豐已而伐鄭伐陳使王孫滿問
鼎以窺周其不仁甚矣有黃歇者號春申君荀卿至而不能用

夸豪詫貴躡珠履而揚名玩色貪奢納妖姬而殞命自稱任俠不稱能賢至哀王爲始皇所滅

秦顯項之裔曰伯翳舜賜姓嬴氏至非子爲周孝王封於秦繆公用百里奚并戎以廣國伐鄭晚而悔過自斂孝公用商鞅變井田開阡陌托陟木而行信令內務耕織以備戰守外連衡以圖諸侯孝公沒累蒙故業雄於諸侯至始皇滅六國稱皇帝不二世而亡

項梁故楚將丁秦季大亂梁起兵於吳梁死兄子羽繼領其兵與漢沛公共立楚懷王孫心爲義帝而自稱西楚霸王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封王侯政由已出用范增爲謀主稱亞父然爲人慄悍猾賊恃匹夫之勇暗鳴叱咤坐大稱雄陳平用間范增不用羽詐坑秦降卒矯殺卿子冠軍屠咸陽燒宮室勦殺

子嬰掘始皇冢殺所立義帝秦民失望王侯畔已乃欲以區區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而籠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吳孫權破虜將軍堅之子策之弟由富春徙舒策死權代領其衆駐兵武昌與劉備爲媿任周瑜魯肅爲將破曹操于赤壁表爲票騎將軍領荊州牧後卽皇帝位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長沙桓王堅勇智剛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汎掃陵寢有足多者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英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摧承父兄之烈任計尙竒才追勾踐有周瑜魯肅張子布陸遜諸葛瑾步騭呂範朱然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公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捷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溥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惜見義不明守

節不堅降于曹操受命領荊州受封爲吳王不討賊而助之不
仗義爲不義使吳蜀締好可以抗魏而與蜀仇禽其關羽坐視
蜀亡而不採吳亦從之亡矣是權亦漢之賊也

臣道第二聖賢

道之大原出於天人之上智謂之聖天生蒸民莫不賦之以五
常之德人明至道必盡夫萬善之原得君師之位者制治立教
之是兼爲人民之師者著書立言以垂世孔子不得君師之位
而明性道之宗濂洛關閩諸子上邇洙泗之淵源折衷群言開
闢至道爲萬世之法程坦然由之而無疑衍而伸之無餘蘊
大成至聖文宣王孔丘字仲尼爲兗嬉戲常設禮容爲季氏史
料量平畜蕃息轍環四方弟子益進爲中都宰四方則之由大
司空進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邪相定公會齊

侯郊谷却罷夷狄之樂與倡優侏儒之戲乃歸齊所侵汶陽鄆
龜陰之地又隲三都以強公室厄於陳蔡命駕而歸序書剛詩
定禮繫周易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弟子三千通六藝者七十二
人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顏回子淵有玉佐之才聞一知十封充國復
聖公閔損子騫性至孝封琅琊公冉耕伯牛封東平公冉雍仲
弓封下邳公宰予子我封臨淄公端木賜子貢封黎陽公冉求
子有封彭城公仲由季路封河內公言偃子游封丹陽公卜商
子夏封河東公顏回早夭傳孔子之道者曾參子輿作大學傳
一貫之道封郕國宗聖公參傳孔子之孫伋字子思作中庸封
沂國述聖公孔子之父叔梁紇封啓聖王子鯉伯魚封泗水侯
子思歿傳于鄒國亞聖公孟軻子車幼被慈母仇氏三遷之教

遊於齊梁不用歸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各問作書七篇談仁義而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黜霸功養浩然之氣而距楊墨孟軻死而聖人之道不傳故曰禹能拯天下之溺軻能拯人心之溺故軻之功不在禹下唐吏部侍郎昌黎伯韓愈退之上繼絕學明性道之原抵排異端攘斥佛老死徙不田而宋道國元公周惇頤茂叔生於春陵應五星聚奎之運博學力行早聞聖道自厲名節傳孟軻不傳之緒著太極圖通書黃庭堅稱其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學者稱曰濂溪先生康節先生邵雍堯夫河南人自負雄才堅苦刻厲遇李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卦象乃探曠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氣運陰陽之消長衍伏羲先天之旨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天性高邁清而不激和而不流程顥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知憲絕人獻

公張載子厚關西人少喜談兵中訪釋老反求六經尊禮貴德樂天知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著正蒙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西銘推明理以存義程頤以爲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原道之祖也於二程爲表叔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名光字君實河南人職掌台衡兩宮虛已孝友恭儉忠信正直身狗社稷居處有法動作有禮淡然無欲學無不通闢正塗而任道不回詎邪說而極詆新法作潛虛以明易象修通鑑以著興亡有旋乾轉坤之功廣致君澤民之術人稱涑水先生寺丞豫國純公程顥伯淳洛陽人資性過人充養之有道和粹之道益于面背忿厲之容不形聲色從周茂叔聞性命道德之說嘗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自謂窮神知化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弟頤曰先生得不傳之道自

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秘閣洛國正
公程頤正叔書無不讀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
指而達六經動止語默一師聖人篤志力行必至夫道著易春
秋傳平生行誼彷彿明道學者稱伊川先生龍圖閣學士文靖
公揚時中立將樂人師二程秉性剛直賦性聰明職居諫垣論
事激切官遷祭酒道貫天下極斥王安石蔡卞之姦苦排劄三
鎮和議之誤東南學者稱爲龜山先生豫章先生羅從彥仲素
南劍人授業楊時得程氏道學正統絕意仕進潛心力行任重
詣極延平先生李侗愿中授業仲素姿秉勁特氣節豪邁克養
完粹肅穆夷愉動靜語默閑泰端詳秘閣修撰大師齊國文公
朱熹元晦授業延平以輔治爲當爲以師道爲已任奏對以正
心誠意爲本修身以克己復禮爲先登第五十年仕外凡九考

立朝四十六日五經四書發明與義折衷辨言集群聖之大成
立萬世之師表倣春秋書法修通鑑綱目稱晦菴考亭先生云
殿撰宣公張拭敬夫早有公輔之器穎悟夙成仁義忠孝之資
以聖賢自期天性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自吝以正禮俗厚倫
紀爲先闢異端毀淫祠聞道甚早由司諫連典三郡與朱熹呂
祖謙講明聖學著論孟圖說經世紀年譜葛武侯傳洙泗言仁
等書稱南軒先生著作成公呂祖謙伯恭心平氣和旁稽載籍
不立崖異士類歸心氣宇溫淳動中矩法講畫開物成務之理
雅橫任重道遠之心著讀書記大事記易書說辨志錄明經制
之學稱東萊先生秘閣文定公胡安國康侯師二程著春秋傳
獻時政論長子徽猷閣名寅字明仲號致堂著讀史管見次子
寺丞寧少子宏師揚時著知言從子正字憲號籍溪

朱熹師之 程門弟子呂大鈞和叔大臨與叔劉絢李籲謝良
佐頭道游酢定夫張繹思叔尹焞彥明侯仲良師聖譙定皆有
著述載于程氏遺書集成輯釋等書

朱門弟子蔡元定西山著洪範解大衍說詳律呂新書陰陽律
歷子沉九峯著尚書傳黃幹直鄉勉齋熹子婿著儀禮傳李燾
弘齋張治敬齋善書秋傳地理公華表陳淳著齋李方子果齋
黃灝輔廣著四書纂錄詩童子問劉子澄清之靜春先生

元中書左丞魯國文正公許衡仲平懷孟人從姚樞得程朱氏
書沉潜玩味造詣淵深凡經史子籍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
水利靡不通慨然以道自任初見世祖任師保之職安童拜相
擢衡左丞中書大政多所建明與太保劉秉忠定朝儀修律歷
考官制革胡俗明禮政政歸間就其子師可懷孟守祿養四方

季子考德問道隨材高下訓迪有方武人異端無不感悟王
濬曰先生神明扶持道學為深題其齋曰魯

翰林季士文正公吳澄幼清臨川人天資穎異經傳貫通用力
聖賢之學以遺逸徵拜祭酒集賢翰林之職受命即辭不樂仕
進參政元明善親執弟子禮右丞董士選禮幣招延于家塾脫
略記問辭章之習專以義禮為精弟子難疑咨問隨感而通平
生著述有五經纂言考定周禮五官補冬官司空之職儀禮傳
十四篇釐正二戴記八篇稱草廬先生

史記卷之五

臣道第三 賢臣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二帝三王之聖必咨四
岳十二牧之臣以分理庶事故治國而民安以揆宅百官政平
事理大臣者變理陰陽寅亮天地以身管攝乎造化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以身關繫乎安危當言路者必進忠言任民社者必
興教化豈徒欲其富貴安榮求便其私哉欲盡所當爲措天下
之安也戰國之世宋鄭至弱也無華元子產奚足以立國齊晉
雖強無管仲狐偃不能成霸功漢唐而降俱藉賢臣佐理堯舜
君民致雍熙太平之治所謂廟堂柱石朝廷羽儀以危爲安轉
禍爲福者也

風后

力牧爲將相

大撓作甲子

容成造歷

隸首作算數

伶倫造十二律

榮援作十二鍾以和五

音六相共輔黃帝端拱無為之治

重為木正曰句芒 該為金正曰蓐收 脩熙為水正曰玄冥

句龍為土正 火正曰祝融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七官輔顓瑊而致治

羲和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五官步占天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示以析因夷隩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謂之八元 蒼舒 隤凱 檮杌 大臨 龍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謂之八愷

后稷名棄毋姜嫄履巨人迹而有娠棄山林馬牛避弗踐長而
職業農播種百穀以滋民生

契帝嚳之子母簡狄吞玄鳥卵而有胎為司徒職而教人倫
倫收序

臯陶職士師以明五刑惟明克允且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之謨

夔典樂而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垂掌其工而庶事孔脩

龍職納言 益職虞師而山澤以時納言而帝命惟允

伯夷典秩宗而神人感格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吁俞都喟於一

堂之上故海隅蒼生共為帝臣內則比屋可封外則四處來

而天下治 商傳說代胥靡為版築高宗恭默思道帝嘗

良弼乃審象旁求得說爻立作相朝夕納諫不侍數奏其言明

試以功脫刑人之衣披公衣之服以天下之大委於新造之夫

以萬乘之尊屈於版築之賤君臣相孚切劘治道講明帝學施

之政事無不合宜號稱中興

微子名啓紂之庶兄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

戒商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箕子以諫紂被囚武王釋之虛已問以天道箕子爲陳大禹洪

範九疇封于朝鮮而不臣周公旦武王之弟以成王幼冲攝行王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以待士唯恐失之其居攝者權也豈得已哉奈何三監流

言惑亂王室內挾祿父外連淮夷以窺國勢周公不顧謗議推

其忠誠出師東征誅三監以清內難上下之情未孚乃作鴟鷂

之詩以自明周大夫亦爲九歌狼跋諸詩以美公德天意眷周

雷動以威以彰公德公乃經營洛邑式化商民制禮作樂每時

王作無逸之書爲三治已立政勸王用人七月之詩陳厥德

召公奭爲太保作旅獒之書戒王不貴異物所寶惟賢告老而

去周公留之同心輔政嘗巡行鄉邑聽訟於甘棠之下人懷其

惠作詩詠之古今大臣知尊君之道其惟周召二公歟

齊管仲夷吾相桓公而號召天下其意若曰大義不可不明尊
君之念不可廢諸侯之合則曰戴天下夷狄之攘則曰安中國
伐楚之師責以包茅木貢王祭不供葵立之會不敢自專而上
致王人用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似有可取然規模淺狹徒爲
霸功非實有尊王之誠心不過竊義之美沽仁之名孔子雖曰
如其仁而麟經不書其名者聖意深矣

艱難

晉狐偃子犯出定襄以知義伐原以示信作執秩以正官大蒐
以示禮出穀成釋朱圍以成霸

范武子士會趙衰荀林父顛頡魏犢俱竭忠盡誠尊王攘狄以扶周家

吳延陵季札賢而讓國材而出使審音而知樂觀政而知人崇德而尚義

吳伍員子胥復父讎而亡楚國懷死諫以冒吳誅屬錢之劍不存鴟夷之名不朽

魯叔向羊舌肸廣蓄智謀善脩辭令建兵而不施以要齊盟釋甲而停車以服魯衆

鄭公孫僑子產善爲辭令作兵賦鑄刑書不與宣字玉環以乘與濟人於溱洧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穆襄以來鄭無歲不被兵子產受之以禮自固晉秦之暴不加焉

晏平仲相景公繫於刑踊貴履賤告於公而省刑諫襮星以

循德辭更宅與益邑以節儉力行推仁於三族恩及於國人薦

僕御爲大夫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文久而敬之

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晨退楚國之衆

趙蘭相如秦以城與趙易璧無意償城相如索之曰臣頭與璧俱碎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缶豪氣凌雲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

齊魯仲連高節士也田單攻狄三月不克仲連曰在即墨將軍

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也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單

厲氣巡城遂克狄燕將保聊城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射矢書

說之聊城乃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海上秦攻趙魏魏王恐欲

尊秦爲帝仲連曰若欲帝秦連有蹈東海而死矣其高節遠謀

真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洒蘭雪可謂善知仲

連矣

漢元功十八人鄼侯蕭何平陽侯曹參宣平張敖絳侯周勃舞陽樊噲曲陽酈商魯侯奚涓汝陰夏侯嬰穎陰灌嬰陽陵傳寬信武斬翽安國王陵棘津陳武清河王吸廣平薛歐汾陰周昌陽郡下復曲成侯壺達

漢丞相鄼侯蕭何從高帝入咸陽收律令圖書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與民之疾苦為治天下之本守關中定法令立宗廟廣社稷宮室縣邑鎮撫百姓為足天下之術為韓信為大將破魏虜趙降燕收齊滅羽垓下為圖天下之要漢楚爭雄失軍則發卒補之乏食則轉漕給之為取天下之資然不崇節儉以示軌儀乃營造宮闕啓孝武士木之工不作法制以固邦基乃買田地賤買以為旬簡偷安之謀是以不得與周召太公而爭烈

平陽侯曹參為將有野戰略地之功為相崇清淨無為之治徒遵蕭何約束制作之事無所增益惟務偷安乃詭言惠帝不及高帝日飲醇酎使漢家制度卒至未備惜哉

少傅留侯張良智謀知道報仇強秦唱秦將擊其軍結項伯而脫鴻門躡足以田齊封借者以籌鄼生之失還軍灞上示天下無侈心燒絕棧道示項王無還意請封雍齒息諸將之爭勸關中建全城之固來三人而破強楚招四皓而定惠帝乃棄功名如弊屣其賢矣哉

酈食其責沛公權見長者其氣已壯說沛公收秦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軍之險杜太行之道距彘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形制其謀已強說田廣田間罷兵歸漢其辯尤敏竟為韓信所忌以戕其身信可謂殘忍人也食其之智安在哉

陸賈使南越說尉佗聽命稱臣著新語勸帝行仁義成西漢
厚之風有出使之才救時之術勸陳平結交周勃誅呂安劉有
保國之謀諸呂用事不慮力爭謝病免禍有保身之智

安敬說高帝定都關中以達全城之安此計之得者說高帝以
長公主與匈奴和親而呂右不免嫚書之辱文帝不免蕭關之
寇此計之失者

叔孫通知高帝能任武臣與弟子諸儒創朝儀知高帝欲易太
子以死爭而正嫡知惠帝仁孝請建原廟獻含桃是通世務與
時變化識權知變之士

梁王太傅賈誼有王佐之才議論慷慨可方三代名臣以文帝
聰明之資必能有為故輔以堯舜之道惜帝溺於絳灌之寵不
能決意用誼遂使斥之雖不顯進用而暗行其策誼雖不進用

於一時而其策行得於萬世何幸者哉

大子家令晁錯有濟時之策不幸死於讒人之口其請選練將
士以制匈奴募民實邊以省屯戍富弱諸侯以尊京師其賢良
之策著書三十篇皆當時急務請削吳楚七國之地以尊朝廷
而夷盜因隙仇而讒誅錯錯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竟罹讒禍鄧
公進言於景帝大悟而錯誅無救矣可不為善人惜哉

廷尉張釋之善論諫能持法貞亮君子也首言秦失漢興之由
帝稱善虎圈嗇夫以口辨拜上林令釋之諫止梁王朝不下車
釋之追止為廷尉帝欲殺東渭橋犯蹕釋之以為當罰金帝欲
族盜高廟王環釋之以為當棄市非特立獨行灼然有見之文
夫能然歟

馮唐面攻文帝雖得廉頗不能用以為魏向守雲中以用廉頗

盡享士卒以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享賓客匈奴畏之而以家人
子不知尺籍伍符上功差六級文帝下之吏削其爵是法大明
賞大輕罰大重雖頗收復生不能用歟

諫議大夫汲黯質直剛毅文雖不足而節有餘古社稷臣也視
大河內矯發倉粟販民有恤民之心謂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
義不可比隆唐虞請與匈奴和親以罷兵有直諫之節面質公
孫弘懷詐飾智張湯深文巧詆田蚡衛青貴驕外戚平揖不屈
有剛正之義守東海淮陽政化大行有牧民之術居外郡戒李
息不言張湯姦詐亂國有憂國之忠其才與功雖不及諸朝臣
至於淮南王欲叛不畏朝臣獨畏汲黯非社稷之臣乎

賈山慷慨激發善論諫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請文
帝尊養老之禮求輔弼之臣無與士射獵以墮事無縱民私鑄

以失主柄言雖激切文帝不加罰賢矣哉

鄒陽宦遊於梁以讒見擒獄中上書自明以爲人主當監忠邪
遠讒佞斥左右之言而用四方豪傑之士辭若不遜而抗且明
切足嘉曰荆軻慕義白虹貫日而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書實
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卞和獻玉楚王刑之李斯盡忠胡亥刑之
明臣忠而主信曰燕人惡蘇秦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駸駸中
山人惡白圭於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百里奚乞食於路繆
公委之以政甯戚販牛齊侯任以國政明君臣遇合而浮辭不
移可謂正直之士矣

枚乘方正辨博爲吳王濞郎中王有逆謀乘極諫不用終見擒
客於梁孝王聽羊勝公孫詭之邪謀乘以剛直卒無所染惜其
壯時不見進用武帝以蒲輪迎之已老何及哉

戶牖侯陳平捐金以踈亞父躡足以封齊王勸遊雲夢而擒韓
信間說闕氏而解平城凡六出奇計各文帝問決獄錢穀云宰
相佐天子理陰陽附百姓撫四夷得大道然多陰謀非正道
典屬國蘇武自古虜使之才曰辨曰勇曰節然辨可能勇可能
而大節難也武抗節不屈出萬死一生卒全忠義豈特辨足以
折驕倨勇足以挫強禦而已三代而下一人焉爵以列侯酬以
萬戶何多哉秩不過二千石錢不過二百萬於功臣豈不薄哉
孝宣興感圖形於麟閣晚矣

江都相董仲舒承滅學卓然特立寃春秋之淵微明王道之終
始陳天人之策正誼明道之言西漢一人而已惜武帝喜奢侈
慕神仙寵公孫弘之諂諛張湯杜周之苛刻主父偃吾丘壽王
之變詐而不專任仲舒黜爲江都淮南二驕主之相雖有王佐

之才不寃用可慨也夫

卜式初不知書而天資仁厚朴忠發言操行默與古合其推田
宅財物與弟義也匈奴多事願輸財助邊忠也渾邪等降縣官
乏費持錢三十萬以給官宰緹氏民便之爲齊王相會呂嘉反
請與子男死之賜爵關內侯爲人如此彼以文華夸世者曷若
忠厚之輔治哉

倪寬以通經好古名而守正不阿無間也爲張湯奏讞獄掾以
古法義決疑獄是深文巧詆寬不能正反文其非武帝窮兵黷
武寬不能諫從而導之其得於經亦末矣然爲民牧能勸農桑
開溝渠雖無匡君之術而於牧民之道亦庶幾云
張騫鑿空通西域而烏孫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諸國皆內附遂
斷匈奴之右臂以致單于孤特遠遁有功制敵而又忠信初使

月氏羈留十年持節不屈爲人強大蠻夷愛之議者曰騫通大宛致汗血馬漢歲求索至驅百萬衆罷弊中國爲騫啓之不然中國之患莫大於四夷四夷之強無逾北狄騫能分其勢至於費中國求駿馬武帝之侈心也何預騫哉

終軍竒士辨博能文其慷慨奮發徒步入關棄繻不受欲以功名富貴其志可知上祠雍得白麟一角五蹄又得竒木其枝旁出軍言野獸併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視無外也此應當有夷狄象化後匈奴渾邪王果降有識矣當使匈奴盡精厲氣盡言凶於單于之前上竒之南越與漢和親請長纓出使覈致閩王有才矣不幸遇呂嘉之難莫盡其設施惜哉

東方朔人議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依隱玩世詭時不逢爲滑稽之雄不然朔雖恢諧多端穢德以惠而納規進諫多可取迹

其陞戟於前數董偃之罪敷陳忝階闢壽王之議嘉孝文之儉德唐虞之治不難自古滑稽若淳于髡止威王長夜之飲優孟規楚莊葬馬之失優旃諫秦皇興苑之侈敬新唐規莊宗田獵之過因恢諧藥時病安可盡少之哉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子孟輔漢其忠矣乎漢武之世名臣衆多光於其間不過小心謹慎無諸子之長終受遺詔安社稷功卓出諸子何哉光能秉義挺忠萃然莫奪勛冠群臣宜也其任漢室之寄擁昭帝之微摧燕盍上官之謀覽賢良文學之議順民心而議鹽鐵以成始元元鳳之治昌邑昏蒙從宜廢之孝宣明斷從而立之舉漢祚於累卵之危措於太山之安雖伊周何加其忠大矣雖忠矣而不學無術昧於幾微以昭宣之明不歸政卒致陰妻邪謀立女爲后身歿未幾宗族夷滅非貪權

固位之過與甚矣不可不學也
侍中金日磾武帝命霍光輔幼主光自謂不如日磾宜有大過
人者改其傳可稍者不過禽河羅之首拜甘泉之像而已光能
任漢室之寄處廢立之分擁昭立宣位居師保功擬伊周豈日
磾比哉然日磾所守光不及者日磾在朝承認輔政則固過之
有功封侯翼却之光則擁重位高終不能退日磾之子戲宮人
則殺之帝欲納其女則辭之光之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悅以從
之上欲任日磾之子光引約止之而光之子孫受封不辭是日
磾之功不及光而忠謹篤敬過之也光死族滅日磾七世內侍
其有自哉

史記卷之五

史記卷之六

臣道第四

賢臣

侍中張安世以篤行用為右將軍以定策尊宣功次於霍光
心長忌典樞機謹慎周密內外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疾聞
詔乃驚有所薦舉人謝輒拒之有郎功高當調不待言而遷之
故帝嘉其慎密外尊憚霍光而內親安世禮隆於光所以累世
貴寵比於外戚然處身過儉而內治產業殖貨富於霍光於清
白之節則少虧也

杜延年忠足以事君才足以臨民承武帝奢侈之後勸霍光脩
孝義政以節儉寬和舉賢良罷權監鐵預定策立宣其忠如
此為北地太守選為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其才如此丙吉
稱其在巳右然得賞賜賂遺數十萬清節稍虧子欽深博有謀

崇論宏議極天下安危利害陳女戒於建始之初為太常

得失不事權貴可謂善繼善承者也
龔勝並合相友善著名節好學明經一時剛潔之士勝為諫議
大夫言制度大者刑罰大深賦歛大重時董賢得幸附之者取
封爵勝獨言其過丞相王嘉坐罪勝正其議王莽居攝告老歸
家合拜太守免歸莽招勝不受遣使至卧疾不起以印綬加身
推去其大節過人遠矣

丞相韋賢與兄子女成質朴謙遜篤志力學月經拜相封侯可
謂盛矣而賢以經授帝與謀立宣如元成之陽狂遜爵黜侯自
効曰為當時所推而其相天子不過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
今處成務而已至責以名實持祿固位被訶諛之譏借哉
丞相魏相有三議兵略遵故事遵故事而已時以寇邊帝欲

學之相諫曰兵務者王兵應者勝兵忿者兵實者破兵驕者
滅此近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今邊郡困之難以動遂止又言
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遂陳賢臣貝誼晁錯董仲舒所
言與治二十三事上從其策又采易陰陽明堂月令四時之化
謂天子之義必取法天地而觀先聖高祖用趙堯舉春李舜舉
夏見湯舉秋吳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宜選明經通陰陽者各
主一時以和陰陽然原相所以輔佐孝宣中興之稱職者皆奉
行故事之効歟

丞相丙吉於宣帝有保全之恩倡立之宏議如狄懷英者終不
自伐帝知而加封爵又固讓不已而受之其德量深厚無有
居相位寬大好禮遜務掩惡揚善錄更下下不
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取吏錄更下下不
因得知

警急郡長吏能否勉勞之出逢清道群闖者死傷不問過牛喘
問之以爲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疾馬上問所代得西河太
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法詳平太保陳萬
年事後毋孝其知人如此宜其子孫絕而復續也

司馬相如以辭賦稱爲文豪當時無比考其辭意序述田獵之
樂與夫封禪告功皆啓導人主窮極侈靡好大之事其末乃歸
于節儉如終日奏鄭衛之音曲終而進雅樂其故何哉居官不
事事非忠以色自累非智使西南夷罷於邊役非仁夸耀鄉里
非義是文有餘而行不足

司馬遷子長貫穿經傳紬繹古今自黃帝迄漢武二千五百年
原始要終見盛觀衰作本紀明帝王之迹表以次年代之序書
以述禮樂律歷兵戎祀事世家載股肱之任列傳紀立功之臣

文直而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贍而不華質而不俚三代以降載
筆之任無出其右然究其是非自相抵牾於聖人論大道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事而進姦雄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貧
賤項羽之暴霍槩於帝紀陳涉之叛卒繫之世家孫叔敖鄭子
產有輔相之才繫之循吏至於網羅天下訪求舊聞盡古之變
成一家之言使學者有所統一有補於世云

王褒與司馬相如揚雄皆起西蜀作爲詞章富麗溫雅褒嘗刺
史作中和樂職詩以章風化之度被應宣帝之詔作聖主得賢
臣頌以明君臣之相須其後數奏賦頌以諫人君曰獵博奕之
虞其文皆有補於世豈虛詞溢美之比哉

夏侯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洪範傳號稱名儒然以厥罰常陰
言臣下有謀其事經驗而不免夫億則屢中嘗見出道上語雖

可傳而不免幾事不密時孝宣欲褒顯武帝功烈為立廟樂勝
曰不宜雖守正不阿未免陷於縲絏豈通儒哉

趙廣漢之守潁川首誅大姓原褚郡中震懼又令強宗大姓相
仇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尹京兆善為鈎距以得事情盜賊雄攸
吏受賕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謀共劫人語竟即捕之高
長戲言莫不先知為政專厲強壯見事風生發姦過伏如神明
然雖能吏而不免扶姦終以此敗疑蘇賢榮善之忤已以法論
之且誣丞相以殺婢之過相脅制卒寘誅姦能致吏民數萬代
死者或制豪強收恩小民爾

尹翁歸自謂文武無格所施設則剛明為市吏雖霍光之族莫
敢犯為都督郵則長吏被罪莫有怨為郡守廷尉于定國莫敢
干以私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否姦邪各記籍收取黠吏豪

民按罪以一警百首論大猾許仲卿弃市為右扶風選用廉平
接待以禮縣有名籍如治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強雖任刑法
而溫良謙退不驕歿後天子下詔褒揚而重賜其子况云

韓延壽為吏尚禮義敦教化聘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治
學官守潁川以禮讓變告訐之俗守東都置正五長教孝弟姦
人莫敢入吏或相欺引咎自責人自愧悔守左馮翊閉閣思過
息詞訟推誠待人不忍為欺而為蕭望之案其放官錢遽及誅
戮非宣帝明察之過歟字長公

張敞子高非惟有吏才而善論諫昌邑王不法諫不從昌邑果
廢霍光卒其子禹復為大司馬敞以議世卿為諫霍氏果敗太
后出獵敞諫而止治膠東設賞格令相捕斬大賊解散尹京兆
召偷盜酋長諭以法意而盜息治冀州捕格賊首而盜息京兆

又任而稱治史稱其履忠進言條教可觀善矣而乃走馬章臺
爲婦作憮眉不免輕惰枉法論殺掾絮舜不免挾私所以非師
傳之器

王遵文武自將健于吏職所在必發其剛果守安定一月間治
張輔姦賊百萬爲護羌校尉以千騎奔突羌人萬衆爲益州刺
史疾驅九折坂以示其忠爲東平相以勇氣折王之驕止其過
爲司隸校尉奏匡衡不白石顯姦邪爲京兆廣設方略誅鋤盜
賊守東平以身當金隄河渠之衝而安衆心然爲吏詭譎不惟
失於殘忍所以屢廢及坐廢也王鳳徐明三老輩爭薦之其亦
安集人民者邪

雋不疑見直指使者暴勝曰凡爲吏大剛則折大柔則廢恩威
交孚然後樹功揚名其尹京兆捕偽稱衛太子寘諸法帝嘉之

曰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謂
不及漢家三輔得賢如此

于定國其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孀居守節而養姑姑以
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迫姑死繫獄誣伏于公爭不得
婦死枯旱三年于公白郡守祭婦墓遂雨于公自言治獄有陰
德後必當與其子定國果由御史大夫拜相國人稱定國爲廷
尉民自以不冤

疏廣躡受爲太子太傅少傅歷年老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不去有後悔乞骸骨許之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與族人賓客相娛樂或勸
廣爲子孫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其知止足者矣

蓋寬饒次山專厲剛直不要之以中是以殺身為中大夫而使
行風俗也多稱舉貶黜為司隸校尉刺舉無回避奏張安不畏
其權為衛司馬戒許伯之侈第劫檀卿之沐猴然其言好好犯
上意強以不用難聽之語非雍容有禮為吏刻深喜陷害人故
終坐獄自殺非剛直之大過歟
黃霸守潁川詔下選良吏分部宣布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
孤窮勸民為善防姦邪謹耕桑恤鰥寡節財用盜賊屏息獄無
重囚鳳凰神雀來集及守京師政事無聞譽望大損其才長於
細務而不諳大體治尚寬厚而自剛嚴遷丞相功名損於臨郡
宰相之任務存體要霸以吏才止之故傳之循吏云
龔遂守渤海時多盜賊民迫飢生盜悉罷捕賊吏持田器者為
良民持兵器者為盜賊賊聞之感棄其持田器賣劍買牛賣力

賈犢開倉賑恤勸課農桑百姓富實獄訟止息賢矣哉
蕭望之長清議論通達抗節剛正初見霍光責以不行周公吐
哺之禮建言夏日雨雹譏霍氏專權以開利傷化析張敞贖罪
之譏以夷狄背盟止公忘主降烏孫以春秋不伐喪遺使吊四
匈奴而單于稱臣且請待單于不臣之禮又請出恭頭而待以
賢明之選為御史大夫議三公非其人為大傅以經術授太子
宣帝寢疾命望之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數言治亂陳王事多
所弼正卒罹讒謗而殞其身有輔佐之能未得保身之哲也
何並子廉為長陵令劾奏太后之親侍中王林鄉殺人罪殺之
守潁川奏廷尉弟鍾威受千金贓之罪誅翟陽輕俠趙季李穎
漁食閭里縱橫郡中既亡而追捕之又治勇猛曉文法吏十人
負王法者之罪非鋤姦長善嚴而不殘亞於尹翁歸者也

匡衡通經術而無大臣之節嘗言時俗薄惡請弘道德而率天下以傳昭儀定陶王過寵請明后妃嫡庶以齊家又請無改孝宣政事成帝即位無所建明請究六經之旨歸而通貫天人數陳便宜雖經術有餘而相業不足石顯專權不敢匡正反曲事之成帝欲蓋前非乃追條前惡為王遵所劾後因地震免為庶人可謂有經術而無大成厲潔剛方之節也

薛宣初為長安令治有名守臨淮政教大行守陳留賊盜禁止為左馮翊楊淑謝游貪猾不遜宣責以書檄解印而去擢御史大夫代張禹為相居位煩碎不知大體遂見冊免蓋宣雖有史才而無宰相之器自古才難如此

朱博初為櫟陽雲陽平陵三縣令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刺異州行部駐車次道四五百人罷去如神刺并州斤遣移病養高之吏用豪傑大夫守左馮翊發起盜賊吏皆戰慄為廷尉決獄如流然居官多武譎網絡少愛利敢誅殺尤惡諸生及拜相阿附傳太后及弟博喜如何武博喜之忠鯁罷歸博請奪其侯爵以順太后懷姦罔上卒以自殺又誰咎哉

翟方進子威初為丞相司直劾司隸陳慶不以禮見丞相劾卒慶忌諂事貴臣時起昌陵貴戚子弟為姦刺方進按大姦賊數千萬為京兆擊搏豪強位丞相舉奏牧守九鄉無所回縱器能有餘兼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而內行備飾然多懷怨挾私無宰相宏大之量終以天象視變賜策自裁宜也

何武由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時舉奏行部先即學宮見諸生問得失次問墾田次見郡守為人仁厚喜進士為楚內史厚兩龔為沛守厚兩唐每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何素厲其嫌而不薦王莽求大常而不舉群臣舉莽為大司馬
武堅執不可及拜大司空而舉奏苛碎不合衆心卒以策免後
為莽所誣陷自殺惜哉

王嘉由大中大夫守九江河南遷御史大夫為丞相封新南侯
為人嚴毅有威重哀帝欲變動朝政嘉力諫之會董賢被寵嘉
極諫止以此忤賢逮繫獄不食而死後追謚忠侯

召信臣守南陽躬勸農耕開渠灌漑民蓄有年教民節儉其化
大行戶口增盜賊息獄訟衰民稱召父後為少府奏罷樂離官
省樂府黃門倡優之戲及非法飲食物省費數十萬有大臣之
節豈專為循吏哉

申公魯人年八十餘王感薦安車召至問以治亂對曰為治不
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帝默然

文翁性仁愛好教化守蜀郡變以儒雅選小吏詣京師受業博
士乃起孝館於市中以教子弟補郡縣之吏使蜀地化為齊魯
天下立孝自文翁始

直不疑為郎有同舍誤持其同舍金去同舍即意不疑不疑償
金後同舍歸金亡金即大慙

主父偃上書得幸一歲四遷拜為郎中大夫衛青之薦也嚴安
徐樂亦以上書拜為郎

石建石慶之為御史大夫拜丞相時國家多事九卿更進用事
事不關決丞相慶醇謹而已

嚴助吳立壽王朱買臣枚臯終軍並以上書進用其大臣辯論
大臣數屈

王成為膠東相治菑異等賜爵關內侯

鄭弘字穉卿爲南陽太守著治蹟拜御史大夫又字巨公守臨淮兩鹿夾轡後爲太尉

蔡立質明易經以功畫像麒麟閣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人潁門春秋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范昆張德暴勝之王賀俱以綉衣直指使者持節按部威振州郡

楊雄子雲少好李博覽默識作大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作訓纂以法史其辭賦與屈原宋玉司馬相如並驅爭先惜未聞聖賢之道易與論語奚可以準之哉多見其不知量也當漢世官僅至執戟郎不得列大夫之職而王莽竊位得陞大夫嗚呼雄之天資絕倫李問該博使得孔孟爲之依歸正其謬而翼其偏西漢一人而已此朱子所以貶之也

劉向更生博通諸經擢諫大夫校書天祿閣著說苑列女傳上疏言王氏專政封彭城伯

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吏民信向光武徵爲尚書典定刑罰爲司直行大司馬事鎮守京都

史記卷之七

臣道第五 賢臣

太傅褒德侯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與人無競鄉故雖行能
不同而皆愛慕嘗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
親愛不忍為欺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河南為置密令
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都丞密人
涕泣從之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
褒德侯誠所謂名冠天下受天下重賞也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光武問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
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守潁川迫帝城帝勞之曰河潤九里京
師蒙福

張堪守滎陽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劉昆初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叩頭火尋滅守弘農虎負子渡
河而去帝嘉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
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曰偶然耳帝曰長者之言
也命書諸策

郭賀為荊州刺史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文行
部去襜褕以章有德 守九江恬澹無為百姓安業地多虎
暴民設檻穿而滋多均曰江淮有虎猶北方有雉野今為官
營在均吏張捕非也務退姦貪進忠薰可去檻穿除削課無復
虎害帝聞嘉賞任以樞機拜尚書令

康叔度守蜀郡民物豐盛邑守逼側禁民夜作以防火災危
改削先令儲水防虞百姓歌曰康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昔無襦今有袴

朱輔刺益州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王化所未被正朔所未加白
狼檠木等百餘國皆納貢稱臣王唐叢作詩頌漢德輔使譯而
獻之

陳寵章帝時政尚嚴切寵拜尚書令厭事繁重欲從寬厚上書
求濟以寬言為政猶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宜蕩滌苛法以濟
民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其言事從寬厚

第五倫為京兆掾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上疏言光武
承王莽之餘為政嚴猛秦以酷急亡國莽亦以苛法自滅上善
之倫雖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言每依寬厚云

馬廖太后從兄官衛尉惠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傳曰吳王
好宮客百姓多創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讖死長安語曰城中

得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雖如戲有切事實太后納之

韋彪為大鴻臚陳事者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吏事寔䟽咎在州郡下朝臣議彪曰國家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夫人才行少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其要在選二千石二千石而用賢貢舉得人矣

揚終上䟽請罷邊兵陳寵上䟽請除苛法揚終復言請議定五經章帝嘉納舉行

宗私字仲子為大司空以清行著聞封宣平侯光武妹湖陽公主新寡慕弘威儀帝問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諱矣

杜詩字公君遷南陽太守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魯恭字仲康洋中牟令專以德望為理政有三異蟲不犯境一

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雉童子有仁心三異也不捕河南尹

表安以聞上異之

宋暉字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直畏其威民懷其惠坐法家居帝幸苑召為尚書僕射尚書張林請自煮鹽循均輸法暉固執不可其公正強直如此

班彪隗囂問以承運迭興之事彪曰周之廢興與漢吳同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末流有從橫之事漢承秦制改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有每年之柄又著王命論云堯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神器有命不可以致力而求漢承堯祚撥火德有赤帝之符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貴可云

勇如信布強如項籍成如王莽卒潤護伏質烹醢分裂况公廢
不及數子欲聞姦天位乎其讜言宏論足以剴姦臣之志雄矣
哉

樊准為尚書郎瑒帝時儒風寢衰准上疏曰人君不可不學光
武受命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多徵名儒譚會論難化自聖躬流
及蠻荒今學者益少競論浮麗忘審之忠習談說之辭臣請
下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太后納其言可謂知
為治之本矣

仲長統當安帝之世太尉徐防以災異策免長統上疏曰光武
溫救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故不任三公事歸其屬由此王
公恪員然政有不治必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竊被進習之
豎水旱為災皆戚官所致及讓三公欲望其勳立國如生

民難矣若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
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可分此罪使時能用其言安
得使李固杜喬陳蕃竇武諸公受禍而漢祚亦隨之而亡也悲
夫

楊震伯起孤貧力學通達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累
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秀才王密宰昌邑
夜懷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
謂無知密愧而去性公廉子孫既食步行或請開產業震曰使
後世稱為清白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時宦者及安帝乳
母王聖用事請就於震不從其構讒謗策枚印綬遂被殺葬之
日名士來會大烏高丈餘墓前俯仰流涕天之不祐善人如是
悲夫

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為三公朝廷倚賴為重地廣
民增蠻夷賓服丁鴻魯恭韓稜皆一世名德稱為治平

黃瓊以處事徵李固遺之書曰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政多語
曰峽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士其實難副俗論處事純
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
官職連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言事上未用之時梁冀
被誅瓊居相位舉奏州郡素行 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

然尊仰

李固邵之子聰敏好學步遠求師究竟墳籍時稱大儒每到大
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守泰山杜喬奏固攻為天下第一為將
作大匠太后委政所言多從黃門宦官為惡一皆斥遣天下咸
望治平梁冀深忌嫉之策免誣與賊劉鮪通連繫下獄死焉

杜喬嘗為直指使者行部表賢良忠勤收貪汙姦佞與李固並
拜太尉同心輔政固廢死中外喪氣群臣側足而惟喬特然正
色不撓朝野屬望後以地震策免梁冀誣與賊劉鮪通請逮繫
太后不許冀脅之附已喬不屈收繫死獄中喬固俱亡漢祚由
此殄瘁哀哉

王冀知名當代好賢薦士引進黃憲陳蕃

荀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宗師之為朗陵相泣事明治稱為
神君有子八人時人謂之八龍第六子爽字愨明名望尤重人
稱其里曰高陽同郡韓韶亦尚義發粟以賑濟流民

陳寔仲弓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
人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嘗訪荀淑長子元方將車
季子季方駟乘係長文幼抱車中淑八子更侍孫或幼抱膝上

太史奏德星見有賢人聚寔嘗為太丘長同里鍾皓陳宣荀淑俱有德稱潁川四長

崔寔初舉獨行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政論言宣帝嚴刑峻法破姦邪之膽海內清肅效優孝文元帝政寬威權隨奪漢禍遂基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司馬光曰崔寔之論矯一時之枉非百世通論愚謂世有君子小人待君子必以德教待小人必以刑罰用之在審其宜

劉寵守會稽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老叟各賣百錢送之曰明府在官約不夜吠民不見吏故來扶送寵曰政何能及公言人選一錢受之後拜大司空

楊秉嘗尹河南以忤宦官得罪後拜太尉立朝正直人不敢干

以私

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年未冠荀淑異之曰吾之師表謂袁閭曰子國有顏子閭曰吾叔度邪戴良才高倨傲見憲必正容其母曰汝從牛醫兒來邪良曰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陳蕃曰不見黃生鄙吝復萌郭泰曰袁閭之器譬諸泛濫濁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陵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之羣初舉孝廉辟公府後為汝南太守王龔所辟到京師還四十八而終如此輩人不用夫世漢祚可知矣

劉寬為東海相歷典三郡溫厚仁恕倉卒中無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以蒲鞭笞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慰以農里之言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從化拜尚書令賢而有德者也

竇武當竇太后臨朝武爲城門校尉定策立靈帝與陳蕃胡廣
錄尚書事戮力王室白太后謀誅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太后猶
豫鄭知之脅尚書作詔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捕收武武不受
詔甫將羽林兵千人圍武武自殺收族媼賓客族誅之遷太后
於南宮烏乎幾事不密則害成中宦之流毒如此有國者可不
監諸

陳蕃竇太后之立蕃有力焉后臨朝政無大小委於蕃徵名賢
李膺杜密共參朝政天下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剛比
專權濁亂四海會有日食之變蕃謂竇武曰昔蕭望之困於石
顯今曹節惡猶石顯白太后誅之謀泄反被王甫收蕃送北寺
獄殺之

李膺與陳蕃陳琳俱舉茂才異行由郎中拜司隸校尉小黃門

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不法畏膺威嚴逃歸兄家合柱中膺
知而率吏卒破柱取朔附獄殺之由是黃門常侍屏氣不敢出
時朝綱已傾膺獨持風裁士被其容接名登龍門河內張成善
風角子殺入膺收殺之成交通宦官令其弟牢備告膺養大寧
游士諸郡生徒爲部部誘朝廷亂風俗詔逮捕太尉陳蕃曰所
養皆人譽忠臣不肯署帝怒竟下膺等黃門北寺獄連及杜密
陳翽陳寔范滂輩二百餘人陳蕃亦免竇武上疏言膺等褻契
伊呂之佐虛爲姦臣賊子之誣帝意稍解放歸禁錮終身膺雖
廢錮士夫希慕更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陳
實用事復舉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侯覽曹節諷有司奏諸部
郡鉤鄙上幼問何謂鉤鄙節曰鄙人欲爲不軌又問不軌對曰
欲圖社稷可其奏或告膺宜去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節

也去將安之詣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烏乎正人邪人不
兩立無如漢季正人雖多不足以勝邪人者謂非天歟天不祐
漢故基此禍後之有國家者宜深鑒於斯

郭泰林宗博學善論議陳留符融一見嗟異介河南尹李膺相
見曰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華夏罕儔與定交名震京師還
鄉送車數千輛與膺同舟人稱神仙范滂曰林宗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仇香以至行署為主簿泰謁
之留宿泰聞鄙人之死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
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泰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雖好感否人
倫而不為危言詭行故濁世不及禍謂非有道之士技類出萃
者乎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生茲不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

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
障其流而

名登龍門同仙舟就下坐與月旦評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

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

張儉程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

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私相品題

自立禍的而被彈捺弓者已睥睨於左右天地一網吾高飛竟

何益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自取之也

范滂孟博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為清詔使察冀州滂登車
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汙者望風解印綬去守汝
南以鄙禍徵赴獄就訊三木囊頭暴於階下曰身死之日埋於

首陽山下上不負星天下不愧夷齊初就捕毋與訣曰汝得與
李杜齊名死亦何憾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
聞者流涕賢哉此毋安得有此子悲夫

張儉因鄙人亡命困迫望門投止咸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所經
歷伏誅十數連坐徧州郡宗戚殘滅郡邑傷殘與魯國孔褒舊
褒弟融匿之事泄收褒融送獄融曰儉儉者融當坐褒曰儉來
求我非弟之過毋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竟坐褒罪
鄙禍解儉還為衛尉而終孔氏一門母子兄弟孝慈友弟亘古
所稀不愧聖人之後

史弼為平原相詔下舉鉤鄙郡國連奏百數弼獨無所上詔書
迫切從事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鄙平原獨無弼曰先王疆理
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
戶可為鄙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史弼誠君子人也能以身任
禍非特立獨行卓然有見者能如是乎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罪同殺人城南
有盜殺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史欲引南彪怒曰
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案致其罪賊聞之亦
面縛自首由是養子者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子曰賈非
慈仁者乎

曹鸞為永昌太守上書曰夫鄙人者或昔年淵德或衣冠英賢
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又被禁錮辱在泥塗災異水
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詔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
鄙人門生故吏父兄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鸞可謂懷

慨烈丈夫義理所在雖死不回於是可見東漢節義之風有如
此者讒諂面諛者能無愧乎

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其嚴毅剛方典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張綱守廣時梁冀專權綱當按部埋其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

蔣琬費禕董允俱仕蜀漢為侍中尚書能負社稷之重稱貞亮
死節之臣繼諸葛以輔政

龐統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徐淑謂先主曰士元為鳳雛非百里
之才與諸葛同被徵

史記卷之七

史記卷之八

臣道第六

孟昶為兗州刺史魏明帝舉才德兼備司馬懿薦昶昶為人謹
厚名其子姪曰渾深默沉戒以書曰欲汝曹顧名思義能屈而
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禍
福之機人或毀已當退脩於身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
止謗莫如自脩

晉江統為太子洗馬時戎狄亂華統以為宜絕其原作徙戎論
曰戎狄之性貪婪凶悍不仁弱則畏服強則侵叛其強也漢高
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其弱也元成之微單于入朝有道之
主牧夷狄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
守強暴為寇兵革不加遠征期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武

帝徙武都臣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杵禦蜀兵此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今者當之已受其敝關中帝王所居戎狄不宜在此因其衰敝遷之畿服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爲禍滋蔓暴害不測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計爲長也朝廷不用竟貽戎狄之禍主辱國亡哀哉痛哉王導初以安東司馬輔元帝於達業說以謙恭待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任用賢俊辟掾屬百餘人刁協卞壹陳頽庾亮甘卓周訪陶侃劉隗周顛賀循紀瞻顧榮桓彝等皆一時文武全才初桓彝見元帝微弱嘆曰帝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見導曰江左有管夷吾無復憂矣於中興有根本之功方元帝居藩導知其可輔陳以興復遂傾心推奉其功一也西都覆沒四方勸進王敦憚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異議遂

功二也及輔朝政下以江左寡弱而爲偷安之計方且大立規模廣運羽翼先用顧榮質循以來衆士盡收過江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亟談將士而輟憂周顛聞其志克神州而收決其功三也是以賢士覽進百姓歸心荆揚宴安戶口殷實以正色直諫匡扶人君仗大義公忠誅其叛族俾江左立國百年謂非中興根本之大功歟惜其見事不明負周顛於地下爲不足也祖述少有大志渡江見帝爲祭酒述請將兵以復中原帝無此伐志以述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述度江擊楫誓曰不能復中原有如大江述募得五千人鎮雍丘擊後趙加鎮西將軍與將士同甘苦撫納新附河南多叛歸晉石勒患之百計求通好後以冀洲爲征西將軍

鎮合肥逖以淵無弘識而相統攝意快快憤憤而卒自是三敦
聞逖卒無忌趙冠亦猖狂中原不復廓清者由元帝之單弱無
氣之過也

劉琨與祖逖同寢半夜聞雞聲逖覺琨曰非惡聲也因起舞琨
與逖齊名自日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懷愍時為并州刺史琨由
軍長史叛降石勒送州刺史段匹磾時在薊城遣人邀琨琨率
衆奔薊與匹磾軟血同盟翼戴晉室有欲襲取薊者遣書請琨
為內應為邏卒所得而琨實不知也竟為匹磾所殺

溫嶠初為劉琨所遣使江東毋不欲嶠絕裾而去既至不復得
北歸終身以為恨與元帝為布衣文立明帝為太子王敦惡而
欲廢之嶠極力調護拜驃騎將軍與王導共謀王敦又與庾亮
共起兵討蘇峻所之司馬溫之臣矣

庾亮當蘇峻心懷不軌亮欲徵之王導溫嶠皆止庾亮峻竟反
移兵蔣陵亮率師拒之未及陣而兵潰亮奔尋陽邀陶侃兵討
峻峻敗伏誅峻平亮泥首謝罪求鎮自劾都督江荆諸軍欲開
復中原請移鎮石城遣諸軍布江沔謀伐趙詔不允卒于武昌
卜壺以中書令輔成帝蘇峻舉兵陷姑孰壺督兵力戰死二子
隨之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

謝安少有才名不就徵辟自高卧東山之時已有公輔之望桓
溫深禮重之溫初赴山陵王桓之輩一見流汗沾衣倒持手板
獨安氣意溫閑不為少懼坐定數語如擾龍馴虎有以折姦人
而奪之氣安之為政不存小察弘以大綱鎮以和靜御以長筭
方之王導與氣過之符堅以百萬之師次淮淝將師各當其任
卒使風聲鶴唳聞者心寒八公山草木見者膽喪符秦之師一

敗弗振其德量寬弘真王佐之奇才
殷浩抱贊世之才時人方之管葛王濛謝尚伺其出處卜江左
興亡語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然用違其才石虎死胡中大亂
用浩蕩平關河致山桑之敗朝權一歸桓温矣温與浩齊名晋
用浩以抗温其敗也温勢浸熾大阿之柄全歸於温
長孫無忌拜大司空辭曰臣忝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
許遂以為太子太師太宗疾太子侍詔無忌褚遂良曰太子仁
孝公輩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無憂我死勿令讒人間
之高宗立欲立武昭儀為皇后遂良苦諫上怒引出之武氏曰
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抹免之後許敬宗李義甫誣奏遂良無忌
謀逆安置黔州遂殺之
房玄齡由弘文館學士拜左僕射明達吏事輔以文學用法寬

平上每與玄齡謀事玄齡曰非如晦不能決及至卒如玄齡謀
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長孫后疾玄齡以譴歸第后言無故勿
棄之褚遂良亦言玄齡翼贊聖功決策立政勤勞為寡不可以
小過棄舊勳上召出之玄齡疾篤謂諸子曰東征不已群臣莫
敢諫上表言陛下決囚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民命也驅無
罪之人委之鋒刃獨不愍乎以太子太師梁國公致仕薨上臨
視悲不自勝

杜如晦大緊與玄齡同二人承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能興朴植
僵使號令典刑粲然而完可謂賢宰相矣柳芳云帝定禍亂房
杜不言功王魏善諫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房杜濟以義持衆
美效之君如晦任事日淺君明臣良志協議從相咨以成千載
之遇理致太平為唐宗臣

魏徵剛直敢言太宗信任之展盡底蘊三百餘奏無不剴切首賜絹三百匹上得佳鵠自臂徵至匿懷中徵奏事久不去鵠竟死上語及教化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乃勤糲生民斗米三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而不閉行旅不齎糧上曰魏徵勸行仁義收效矣上欲封禪徵諫曰勞百姓崇虛名上怒曰殺此田舍翁長孫右具服賀曰主明臣直上悅歲旱徵言階下志業比貞觀不克終十條賜金十斤馬十疋徵疾詣弟賜藥許其子尚主薨自製碑又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徵死朕亡一鑑其得君如此

王珪與魏徵同事太宗嘗問珪曰卿識精通復善議論玄齡以下悉皆馬澡且自謂與諸子何如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

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爲
允臣不如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胃耻君不爲堯
舜以諫諍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
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

褚遂良初爲諫議大夫太宗問曰起居注所書可觀乎對曰史
官書人君言動過惡庶幾不敢爲非未聞自觀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侍郎劉洎曰借使
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爲元龜二
進善人共成政道三年群小不受讒言朕守而勿失亦能史氏
不能書吾惡也太宗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同輔太子高宗即位
召無忌遂良李勣于志寧遂良曰此召必爲中宮上意已決逆
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殺元舅功臣遂良受顧

命不以死爭何以見先帝勳稱疾不入無忌入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曰皇后名家先帝臨崩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皇后無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遂良曰必欲易后請擇令族武氏經事先帝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臣請當死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引出之昭儀曰何不撲殺此獠貶潭州都督死嗚呼太宗有知人之明遂良有忠君之實惜高宗闇昧溺愛養成內禍幾覆唐宗爲人君者所宜深鑒

蕭瑀事太宗忠直清謹太宗問瑀以京國久長之策瑀曰三代封建而又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有封建之議上與群臣論周秦備短瑀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

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備短所以殊也取之或逆守之不可不順太宗可謂知所本矣

溫考博字大臨警悟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履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時人拭目觀之爭相稱羨

虞世商兄世基字樊世博學善草隸孔奐曰南金之貴屬在斯

人世商字伯施文章贍博太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虞

世商在行秘書也暗誦列女傳太宗稱五絕上聖德論

孝孫爲太常少卿作唐雅樂太宗曰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

史大夫杜淹曰齊亡作伴侶曲陳亡作玉樹後庭花其意哀思

何謂不關隆替魏徵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

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溫公曰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

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柰何以禮樂無益於治亂乎
皇甫德參諫脩洛陽宮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
怒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
上曰朕罪斯人誰敢復言賜絹二十匹
張玄素論事有回天之力諫脩洛陽宮襲亡隋之敝賜綵二百
匹
岑文本字景仁十四詣司隸理父寃命作遺詔賦合臺榭賞
馬周字賓王上疏言時政得失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
百姓苦樂百姓治安唯在刺史縣令選用得人陛下可省瑣
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所以百姓不安
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

摠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
當官無服黨所乏者骨鯁規諫唐儉言辭便捷善和祥人事朕
三十年遂無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紘和自無愆遺而情實怯
懦緩急不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指據經遠
自當不負於物劉均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
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真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
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
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昂于志寧蘇世長李
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薛收

魏元忠事武后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恩承乏宰相不能盡忠
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右不悅太后不豫二張譖元忠云

太后老矣挾天子爲長父計太后怒下元忠獄與昌宗廷辯昌宗賂舍人張說爲證許之昌宗曰張說聞聞此言問說宋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鄙邪陌正獲罪流竄榮幸多矣事有不測環當力爭同死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趣使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趣臣況在外乎臣實不聞昌宗逼臣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并繫治之賤元忠爲高要尉說流嶺表張說之武后問狄仁傑欲得一佳士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遷狄官侍郎爲宰相武后疾甚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柬之與崔玄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拒

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誅之謂羽林將軍李多祚曰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遂與定謀柬之等陳其策太子許之翌旦柬之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詣東宮

迎太子斬關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斬二張廡下太后驚問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奉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遂傳位太子中宗即位長史薛季昶謂柬之曰二凶雖誅祿產猶在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猶扞上肉爾三思與韋后通譖柬之等不若封王罷其政事遂封柬之漢陽王彥範扶陽王恕已南陽王玄暉博陵王三思使鄭愔告謀反敗諸州司戶尋殺之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矯殺三思崇訓上殺多祚及太子烏乎柬之之智謀安在反不及季昶邪使無多祚唐祚仍不可保中宗昏庸若此可勝嘆哉狄仁傑懷英拜司空時武三思求爲太子太后意未決仁傑曰

文皇帝櫛風沐雨親自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
托陛下今移之他姓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不立子
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未聞姪為天子附姑於
大廟乃召廬陵王為皇太子后信重仁傑謂之國老不名仁傑
好面折廷爭后屈意從之太后欲得佳士為宰相仁傑薦張柬
之平安唐宗又薦姚崇桓彥範卒為名臣仁傑真柱礎之臣也
婁師德為人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刺代州師德曰榮寵過
盛人嫉也何以自免弟曰人唾其面拭之而已師德曰人唾汝
怒也拭之逆其意不拭自乾咲而受之是也狄仁傑入相師德
所薦仁傑不知意輕師德擠之於外太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
乎對曰臣雖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仁
傑愧曰婁公盛德為所容又矣以功名終

姚崇由許州刺史為兵部尚書宋璟由洛州長史為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協心戮力革中宗蔽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
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有貞觀末微之風玄宗即位每事咨
訪應答如響奏十事曰行仁政罷邊兵嚴法律遠宦寺絕外貢
重官職肅朝儀納忠諫罷佛老營造抑外戚山東大蝗崇督州
縣捕之

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直諫
上敬憚之而屈從突厥默啜又為邊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
靈荃得其首夸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心生僥
倖痛抑其賞授以卽爵靈荃痛哭而死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
守法持正剛直過崇志捨雖殊輔治和協二人進見上為之起
去臨軒送之得君如此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賞邊臣而天

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有先見矣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居相位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
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上上嘗
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度於舊何不逐之上嘆曰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願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
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史記卷之八

史記卷之九

臣道第七 賢臣

張九齡子壽與韓休並相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兵敗守
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宥
之九齡曰祿山有反相不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
勒枉害忠良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著千秋金鑑錄述前
世興廢上欲相李林甫九齡言恐為社稷之憂上宰相林甫而
罷九齡祿山反上思九齡之言遣使曲江祭之厚恤其家朝廷
安危繫宰相賢否使韓休九齡不罷豈有天寶之禍乎

揚館與常衣並為侍郎同平章事館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
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聲樂五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
日省之中丞崔亮毀其第宅上方倚館革弊政而館卒上悼之

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揚縮之速甚矣德化之及於也如
此
常袞爲相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官爵泛濫袞思革其弊杜
絕僥倖奏請不允代宗欲大用李泌常袞曰昔漢宣帝欲用人
爲公卿必先試理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後報政用之
袞言善矣若黃霸爲相損於治郡者是矣
崔祐甫代常袞爲相欲收時望纔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
或議卿所用多涉親故對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未之識
豈諳其才李正已獻錢三十萬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祐
甫請遣使賞賜青淄將士正已慙服諸道亦知朝廷輕財太平
之治可望
陸贄剛直忠貞宣忠輔國知無不言前後奏疏累數十萬言切

中時致君澤民安邦安國人心悅服朝野交懽職掌詞垣上
所親信事無大小必與謀議號爲內相然數直諫忤上意極言
盧杞姦邪上雖貌從中心不悅及贄拜相極陳裴延齡掎克歛
怨延齡曰諳贄上信延齡不直贄竟坐讒貶死時論嗟惜知唐
室之不競基于此矣

陽城徵爲諫議大夫入想望風采曰必死諫諍職下城日夜痛
飲韓愈作爭臣論譏之及貶贄上怒甚無敢捄者城慨然率同
列論陸贄無罪裴延齡姦佞上怒欲罪城將軍張萬福賀朝延
有直臣時將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取白麻壞之改國子司業
杜黃裳時藩鎮強盛黃裳勸上振舉紀綱裁制藩鎮於是用兵
討蜀威行兩河又言王者上承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
不可暇逸以格君心黃裳建議征蜀又指授高崇文方略皆中

事宜黃裳有經濟大畧不拘小節故不得久居相位惜哉
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求
入朝已而稱疾元衡請下詔徵之詐窮遂反左右執錡斬之吳
元濟反淮西上以兵事委元衡李師道使人刺元衡
裴度當吳元濟反淮西度繼武元衡總兵征討李愬以李祐之
計雪夜至蔡城擒元濟搃送京師不戮一人屯鞠場待度度還
朝以同平章事進晉國公度德量寬弘智謀深遠在相位知無
不言以皇甫之譖而罷無意世事治園池爲綠野堂子午橋酣
詠詩酒與物無競以四朝將相威重四夷四夷見唐使必問度
安否以身係國家安危如郭子儀者二十年
韓愈退之憲宗之世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二月歷送諸寺僧
官刑部侍郎上表乞以此骨投諸水火能作禍福宜加臣身貶

潮州刺史有鱷魚爲民害爲文驅之傷文章歷六朝而弊奮然
復古撥衰反正以道自任其功不在孟子下
李絳當憲宗時欲革河北藩鎮之權絳言王武俊父子相承四
十年范陽陰相鄙助未可輕議准西素無鄙援何事征討俱中
其謀然與李吉甫多構仇怨二人並相絳鯁直數爭論吉甫善
逢迎絳請發錢百五十萬賞魏博之來歸者勝於發十五萬兵
之費皆策之善者絳由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性鯁直數與李吉
甫爭論上前吉甫將意逢迎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構隙吉
甫言天下太平宜爲樂絳曰漢文時兵不血刃木不刃家給人足
賈誼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犬戎腥羶近接涇隴加
之水旱倉廩空虛宵旰之時何暇爲樂吉甫言人臣不當彊諫
使君悅臣安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不義豈

得爲忠吉甫言陛下威刑未震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
成康文景而效秦皇父子觀於德裕僧孺李絳宗閔之論君子
小人判然而明雖庸人孺子皆知之况明君子乎

裴均爲相憲宗桂心委之均亦竭誠輔佐君臣相孚上問均爲
理之要何先均曰先正其心均器局峻整處心公平人不敢干
以私雖故人求進用止資給優厚不售一資云

李德裕當敬宗即位明比群小遊幸無常德裕獻丹宸六歲曰
宵衣正服罷獻納諫辨邪防微又奏出師征吐蕃之利牛僧孺
沮之二人結怨德裕秉政日又頗徇愛憎人多怨之德裕秉政
引白敏中爲孝士及失勢敏中排之貶崖州司戶卒

宋范質周之舊相性廉介門無私謁宋太祖陳橋旋師質早朝
未退聞變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爪入溥手出

血噤不能對太祖重之以爲真宰相太宗亦稱質循規矩惜名
器持廉節惜欠周世宗一死爾

王溥與范質同相同罷家無餘貲唯藏書萬卷

魏仁浦亦舊相或輕其不由科第進世宗曰自古以文武才略
爲輔相豈盡出科第邪

趙普以一掌書記三遷爲宰相開國元勛普居第一言聽計從
內外無間雷德驥言其貪賄帝擊其齒南唐吳越私遺普金帝
置不問其寵遇如此夫何太祖輔托傳弟及子而大漸之際太
宗入侍散遣宮人語不可聞普受遺命載在盟書而乃背食前
言阿附逆意宋后死不成喪涪陵武功不得其死觀太祖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是何言歟上負太祖罔極之恩下贊太宗滔天
之罪死有餘辜視王陵長孫無忌褚遂良狄仁傑輩不可同日

語矣

竇儀弟曰儼侃僭僖俱弟進士太祖嘉儀操行欲相之為趙普所沮太祖入冠帶見儀因儀能辨僞蜀乾德年號稱宰相須用讀書人諸弟俱官起居諫議參政補闕之職

呂蒙正為宰相質厚寬簡不結黨與遇事敢言嘗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之但當去其甚者又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夫人之情僞君子豈不知第當涵容則衆事皆濟觀於朝士指斥此子亦參政之語置之不問非宰相寬宏之量能若是乎張齊賢以十策獻太祖曰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大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太祖命太宗可收為相其守荊州夜遣兵擊破契丹其策雄矣吾官忠於君居家孝於母非偉人歟呂端有器量而性寬大雖擯斥不以得喪介意趙普稱其志

得嘉賞未嘗喜遇挫折未嘗懼真輔相之器清靜簡易能識大體能致人君戒大事必經詳酌奏聞可謂深結主知者也

李穆初知開封剖决精微姦猾屏迹豪右無容莫敢干以私故大用性至孝操履純正母喪奪情以哀毀卒上臨哭曰穆國之良臣方倚用而遽歿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非賢而有德者歟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慕范滂以澄清為志參知政事致治雍熙蘇易簡職司翰苑參政中書學問該博政事優長其在翰林上待若賓友母薛氏賢上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母曰幼束以禮讓長訓以詩書上曰今之孟母

賈黃中守昇州視府舍藏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籍表上之太宗曰非黃中廉格則亡國之寶汙法害人賜錢二十萬遷翰

林學士循默守位

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作假山宴樂坦曰但見血山王問故坦曰見里胥督稅捕民鞭笞見血非血山而何太宗亦為假山聞之遂止王之宮人誣奏坦檢束王成疾上怒摔宮人杖之召坦諭勞太宗可謂善教子而任官者矣

李沆為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使人主知民間疾苦不為聲色土木之好嘗曰為相無補但不行四方利事又曰論語言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為相者能行否故王旦稱為聖人

王旦為相務鎮靜性冲澹寡欲自奉儉薄薦寇準沮王欽若有知人之明執政十年任遇至厚事無過差惜夫欽若謏奏天書旦心知其非詎勉舉行欲諫則已同之欲去則上待之厚悒悒不樂寢疾遺令削髮繼服議者謂旦得君安於勢位而不能以

正自終云

寇準為相太子元佐不法太宗欲廢之問準準曰必得重實果有巫蠱之迹又謀立太子準曰不可謀於中官遂立真宗而奏事功直太子怒起攀衣請決契丹入寇力勸親征和議成議歲弊毋過三十萬上自澶淵還待準加厚款若恨之數毀準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耻準以陛下為孤注小人之妬賢如此丁謂以準輕已乃肆為讒譖用計貶準四遷至雷州謂亦與崖州過雷準遣人以禮迎之烏乎正人君子常見陷於小人丁謂欽若是也

畢士安與寇準並相上曰準剛而使氣奈何士安曰北戎跳梁正宜用準士安清儉厲名節及卒上謂準曰士安君子人也勸躬慎行有古人之風其君臣相孚如此

向敏中初與呂蒙正並相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準
喜宴遊張齊賢放蕩不檢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由河南
再入相

張詠初知杭州歲饑寬益禁再知益民鼓舞相慶其前後多惠
政教化大行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為義真宗稱
其才任將帥嘗為十州宣撫開異端毀淫祀以正自持

楊億為學士性耿介坦夷重交游崇名節而論善惡大明人多
怨之文章敏速與劉筠齊名會契丹書真宗欲更改億不從水
罷立劉后又不草制王欽若譖之一夕亡去再徵為太常少卿
筠為學士丁謂復相草制筠不奉詔後為御史中丞二人剛介
如此

錢若水少入華山見陳搏搏相之曰急流中勇退人也拜樞密

副使未四十致仕

种放隱居南山聚徒教授真宗召為司諫拜工部侍郎晚節飾
與服市良田時論薄之

王曾為人謹厚試三場俱第一入叅大政正色獨立為相七年
外戚多被裁柳忤太后意出知兗州遷大名北使過必飾其從
不敢疾民為立生祠前後輔政十年言天下利害審而中理性
純儉人罕見其喜無敢干以私上篆其碑曰在賢之碑真偉度
君子人也

呂夷簡居相位仁宗母李宸妃卒太后不成喪夷簡請發喪成
服葬以后禮仁宗後覺悟發棺改斂始釋然前後在中書二十
年韓琦范仲淹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皆所引薦嘗奏令叅
政宋綬編中書總例雖庸夫執之可隆相業其剛明廉直如此

李迪與丁謂並相謂齊冠準進林特迪怒詬謂以手板擊之謂
怨怒迪欲致之死貶衛州中使至賴客鄧餘保護或語謂曰迪
若貶死如公謂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不過曰天下惜之
而已太后崩復相與子衷之早年告老人比之二疏正人不爲
邪人所容如此

張知白爲相常惜名器無毫髮私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
寒士
龐籍凡再相再任郡樂恬澹不嘗榮利召自定州求致仕益力
執政曰公東寧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籍曰力衰厭
棄而去豈知止足者表七上許之

晏殊同叔七歲試童科擢昇王教授與仁宗講學晏遷朝職夫
歷州縣入副樞密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意出知應天

卷之二

府興學校俾范仲淹掌教事居相位西夏寇邊請罷監軍毋以
陣圖授諸將雖早貴清儉如寒士自少至老篤學稱人之善如
已出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俱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婿也仁宗
篆碑首曰舊學之碑著類要一百卷

杜衍居相位務裁抑僥倖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中丞王拱辰
劾衍婚蘇舜欽祠神恣譖衍相七十日而罷歲餘致仕家故饒
財悉分施族姍貧者歸老無屋寓居驛舍清儉如此

魯宗道性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爲小謹上厭其數諫進曰臣
職司諫議敢厭煩煩上悅書殿壁曰魯直入參政府太后問唐
武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太后幸慈恩寺欲前輦宗道曰婦有
三從前行不可貴感莫不畏憚目爲魚頭公言骨鯁也

范仲淹少厲大節慷慨有志於天下不擇利害爲趨舍西夏元

吳反仲淹為陝西經畧副使其禦敵務持重不急近功築城要
要害地韓琦欲與賊戰仲淹以為難好水川果敗初呂夷簡掌
黜仲淹西兵起仲淹復用二人相惟戮力平賊入參大政上以
太平責仲淹韓琦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好施予置義田以贍
宗族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畫像立生祠卒也羌酋數
百舉哀佛寺飯僧三日而去非知仁勇三者之兼有者乎
蔡齊為學士楊大妃受太后命保養上躬太后崩遺詔尊為大
后臨朝齊力爭不可遂止

丁度叅知政事性純質無姬妾告諸子曰王旦為相十五年猶
布衣汝曹宜自力吾無請也

宋庠為相練達故事始執政也好別是非可否由此斥退及在
相位乃浮沉自安然以忠厚見稱

章得象為相入謝上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唯
卿忠情無所附未嘗有干請性簡澹莊重先在翰林太后遣人
至院待以正色不交一言上由是重之

孫奭為侍講仁宗或左右瞻視奭拱立不講每講禮經必莊肅
上為之悚然改容

孔道輔為中丞使契丹優人以先聖為敵道輔然斥其非其
主使主客謝之郭台之廢道輔率地仲淹等十人伏閣下言不
可廢言之不已出為郡守先為寧州推官真武像有蛇穿其前
郡將而下奠拜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

嚴肅不作私書絕私謁未嘗以色辭悅人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然惡俗吏苛劾亦務為寬厚嘗官待制人稱包待制

曾公亮與韓琦並相有政事初官集賢琦嘗咨問政事多謀善
斷時稱正人朝廷大治

史鑑卷之九

